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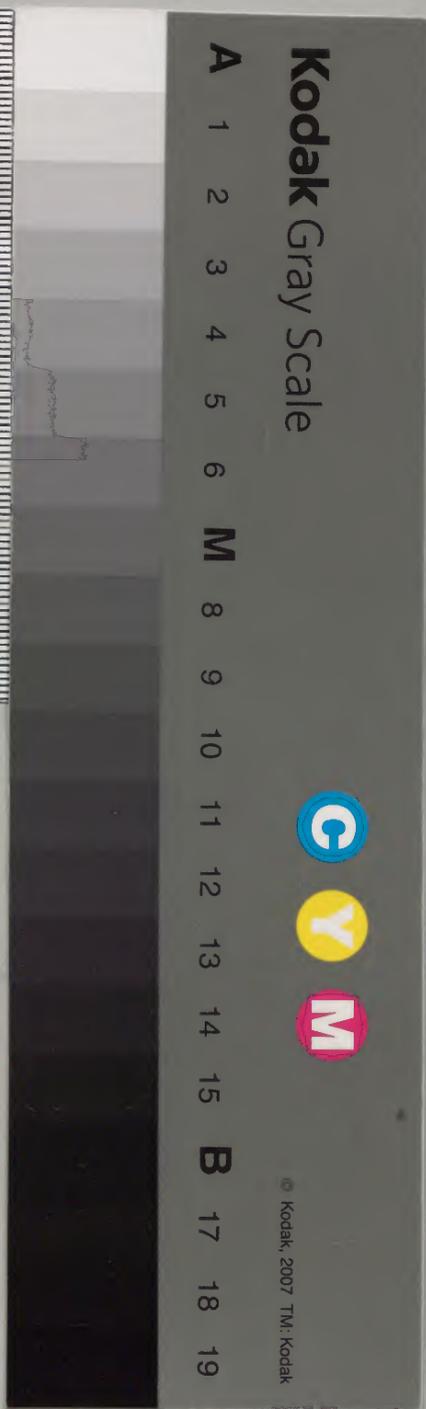
村庵稿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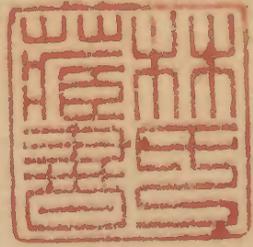


		和書門	
二	六〇八	五	類
三	六九	函	架
冊	架	函	架

庫文閣内		和書	
二	六〇八	五	類
五	三	函	架
函	冊	架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085
冊數	3 (3)
函號	205 80





村菴景下卷 疏

輔天翼任信別開善諸山疏

立直表而無得曲影

必擇良師

輕尺壁而有重寸陰

誰知志士

學海要須至海

今年勿謂來年

某人

氣吐白虹
機撞玉斗

拳龍鱗附鳳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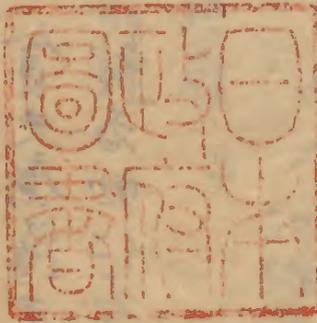
衣孟名家四傳

截鵬背烹鼠肝

鼎鑄法席五味

舍琴鏗尔

淺草文庫



善刀藏之

曠彼喬木就荒

蓋以繁華樹本

史記列傳呂不韋傳

竟夫視如空中樓閣

貪夫厲薄夫敦

子長遊於天下山川

智者動仁者靜

寔境因人而重

矧士知已則伸

慶曆之車元祐之舟

象力以勦

伯樂之廐下和之匱

價聲所歸

舉其宏綱

修尔蕙好

温蒲隱住興化同門疏

九棘三槐 舉以茂才異等

一蘭十蕙 判然君子小人

春毓海函聖詔無私

某人

彌中魁外 揚子信

朝妍暮醜鏡有二

知雄守雌 老子注

罵笑諸方 眇然視跛能履

規模法器 剛則斃柔則坏

防萬里長城隱然

障顏波砥柱屹立

東海稱移步

釣竿拂珊瑚枝

北方有佳人

玉葉執錦綉

艱化鵬搏雲漢咫尺

象旋獅擲礼樂作四

家皆服其度量廣深

天以開此江山勝絕

願作門楣

慶充闔里

太湖三萬六千頃

落日四十八渡明

松秀巖首座任西禪山門院

大雲底九丘

出秦山而層寸

春水滿四澤

匯滄海而朝宗

譬於外高必自卑

某人

天資溫厚

蓋其積微則至著

風度粹夷

服九還丹 撞着雲門之句

橫三尺劍 撥破妙喜之關

聖學已探淵源

公才亦當門戶

萬石君尚無恙

同時並榮

播琳英翮

千金子不垂堂

為道自重

駕輕就熟吾族是日

兩四震六座擁諸天

釋迦院中

除春牡丹已謝

王舍城外

遠山優曇又新

法蓮綿延

皇國磐固

巖叟霖任法雲諸山疏

拳頭而見日邊 履避若途

拔毛而利天下 施一獲千

庶幾勇為 三闕攘臂

母就安寢 某入 九鼎寄肩

与奪應其群機 徐則耳疾則苦

言行信乎後輩 掩不渴淫不渴

挹霧光於禪林

竭消清於學海

老南晚屋積翠 齋區在而愈香

小木初董法雲 雷出地而大奮

人有問於今古

道無異於華夷

視如赤水之珠 無心則得

贈以豎川之墨 未喪斯文

慙宗寥之孤宗

望遷迪之列當

在龍田任開善山門疏

側席求賢 奉送民於天下

松戈待且 用諸將於山東

實聖子難以成名

而奇才見于遇事

某人

字探儒典
宗兼佛心

我祖後百年 叢林講印金祀樂
此翁今三世 開闢類鳥衣雲孫

源遠者流益長

唱高則和弥寡

當亦輩凋喪之後

豈丈夫安眠之時

還故山而歸住山

乘此快便

昂世法而禪佛法

徇它時機

熟路輕車歸歎
先人弊廬宛尔
喬木地老 霜皮濡雨四十圍
古梅春回 冰柱懸崖一千丈
力弘吾道 亦文類名古梅
至贊聖圖

種菊晚任雲樹同門疏

秋氣春蘭 孰定優劣之品

茂松悅柏 足觀象類之同

莫保歲晚故家

某人

登儀玉粹

爭推風流稱首

志探金貞

作文章要理天花 不為用意
取書紫俯拾地芥 咸謂由才
况多智足以服人
而法備善於行已
雄城十載 對山隱節字之圖
動寫頌九秋 詠月中桂子之句
閻中瑞世若期是日
堂上慈顏想是回春
但有遠志不在當歸 寧可忍也
豈無它人莫如同姓 庶其念茲
傳心印住善住江湖疏

宗倡未盪 聞鵬月二十五古音
印文不刻 見祖師千七百密付
正好橫拈倒用 法社先鋒
美論異曲同工 某人 禪闍巨擘
筆勢得一家法 不減長沙之狂僧
鈺香對百卷書 痛嫌永明之剩語
負荷力振先烈
踐揚蒼塗法華
窮通有時 予其齒者去其角
理更無碍 得於手而忘於心
瞻惟祖翁之精藍

如是故園之喬木

一字華星西華秋月 庶嗣徽音

孤舟叢豎默釣寒江 散忘旧約

要闌網首座任大聖山門既

雙徑遺烈 遍界傳木犀之香

惠峰諸孫 渴林吐石播之實

慕西祖於前古 某人 眉擲青萍

取一人於後昆 唱高白雪

少室符桂昌之識 得神光而亢吾宗

塵菴離秘嫩之嘲 喚奴喜以稱冰父

魯國實雖多君子

漢官久不見威儀

番落江湖 斷木犧象一也 孫子

歸來羣寺 野花啼鳥欣然

舍之殿豈問長安

泗洲人慣見大聖 義不二天

平淮夷乃須令度 象呼萬歲 幸門山作

徑業果然後知湯 輝東旭任周防 永興道舊疏

出扶桑而入賜谷 妙歲既取暨石

剖大瓠以浮江湖 宏村信之近用

唐賓三浴之日

以駕萬里之波

其人

才華雄妍

名宇雅正

玉堂金馬之署

蚤陪雋遊

篆刻雕虫之工

晚悔少作

寔出其類而拔其萃

矧宗有德而祖有功

檀谷召入金臺

子生原之生子

華林喚作木樵

人待境之待人

薦書赴於用房

飛錫臨於避郡

吾家有范孟博 攬轡慨然
舊人數米嘉禾 知音寡矣
相期晚歲 益慎脩途

文德海任建長山門疏

王國丕興 有世臣之禮也

人才頓乏 在夷猶則引焉

譬諸樛矢 弩遠東

如是古墨 洗遺製

閱表為其生緣

京師仰止 福慧

其人

言行相顧

德贈俱高

与真淨異時同稱

矧大本直下的流

雖視昔亦猶今
將有信者必誣

千莖白髮 久栖隔海之村

咫尺青雲 俄得朝天之臨

已說今說當第三會

東邊西邊不涉二連

山將巨福相名 徇托仙馭

日与長安孰近 專祈帝恩 住居在日而刈

芥叟金首座任三川寶相江湖疏

東川得望昂 一洗草市之陋

南陽無賤士 盛膺茹土之封

願法道有汗隆

与王化相終始

昔時掌記鳳城

中歲分座蓮谷

少而學則壯而行

有其具者易其備

力補研益之破

用增惠日之光

行為國用言為國師

人離鄉賤物離鄉貴

某人

躍冶良器

撞樓駭蹄

喫杏湯而忘味

觸茶瓢而惹祝

垂主得賢臣頌

祖宗皆重於天下

吾子暫化於閻中

如能仁有出典

与寶相不違背

黃鵠橫宇四海

白鷗勝於五侯

玉霄任天龍

江出岷山而流遠

木託秦岳而勢高

鬱尔直凌白日

沛然終到滄溟

拋釣竿於東海

拄手板於西山

礼羅膏以致鳥幕

廣副遠期

毋渝舊約

副實田翁任壽福

別派同源

連枝一氣

某人

聲馳妙筆

道合當世

意不在魚

肯入歸鳥

公論謂之登龍門

我田有秋 茲為華歆為實

何憂無月 分其影共其光

倒拈茗帚現優鉢花

指出柏樹答祖師意

遇中原避君三舍 孰敢爭先

起晉陽為弭一門 願言御侮

心翁任圓覺諸山疏

相及記後

佛地孫

世道多變 視久著之敗暮

朝儀又新 譬更張以調瑟

雖廢與係平定數

而隆習存於得人

某人

說實頭禪

傳領口訣

鸞膠續斷 次先師未了之因緣

馬駁空群 外乃佛漸悟之覺地

吾側揚眉且吐氣

豈曰是面勝圍名

大道多歧亡羊

孰能解惑

高材疾足得麻

莫与抗衡

往時奈滄海揚塵

前輩如長庚配日

嘗傳龍頭之稱

少非漢人老非魏人

坐閱螭角之爭

左曰垂氏右曰解氏

執簡以告

捧鉢而盟

雪牕照首座任廣嚴諸山疏

政陽法嗣

山遠古都

雄挺音螭虎踞之地

寺臨冥海

駕与鯤化鵬搏之風

壯哉此遊

某人

須肅于外

展其脩安

心充於中

拓開不二法門

非語非嘿

揭示第一義諦

孰俗孰真

白雲茆屋即吾家風
金圈栗棘亦自愛用
四方負笈 有志者竟成
半夜傳衣 無心則物自忘
乃翁有鍾愛之子
吾輩乃老成之人
往事如夢
蜀童洛童互起是非
秦人越人相視肥瘠 同心乞盟
起龍春首座任長門長福諸山疏
千金買長門賦 聲價有餘
一九封函谷關 壯心不已

固法域於今日 某人 確論無私
得宗材於古人 橫稅不讓
兼外記筆 孰識馬上萬言
具第一稅 不消牛背三拍
傳祖師之妙訣
荷大法於掌肩
懷彼城南讀書之序
矧為江西入社之友
賞音希矣 把茗啜詩童子期
易地皆然 解玉帶施元長老
擬名山於西澗

麾惠日于中天

作具蕞林

榮耀罔里

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邦君嚮風

不自我後不自我先 學者攸賴

力扶李運

式樹同盛

日觀景首唐任妙興道曰疏

摺斗折衝而不爭 御象有術

畫墁毀瓦以求食 奉世成途

形得本色之言流

難持大法之李運

某人 独行特立

強記洽聞

曾次竺貝孔章

業鋒氣筋柳骨

与妙在異時同称 古穆視今

於玄獻四世仍傳 孫又生子

寔祖有功而宗有德

矧藏其器以待其時

蒼蒿林中 既居十佛之首

蓬萊海上 又從群仙之勝

魏家臨廷

鯨龍交響

風則飄飄雨則御蓋 的赴未機

寒不改景温不增華 益堅返契

玄蒙先任東福道旧踪 嗣岐陽

思仲居而師有若 古聞其及

拳趙括而代廉頗 今置此論

不圖有道之後 某人 字古處今

復好克蒙之手 養明用晦

聞所未聞是所未見 先師痛施鉗鎚

霸則期霸王則期王 諸子誰持門戶

辟世家長嫡而讓者

豈佛法有力所爭乎

綠水青山 入得普門境界

一糸九鼎 挽回慧日宗風

既收七世之青璽

何羨一双之白璧

措紳属目

包笠服膺

畏而愛之則而蒙之 式擬先哲

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敬忘曰交 代雲章作

王侯將相寧有種
官宦官每不知名者
茲逢寧衡之至
而任宗易之重寄
久期今日
庶革弊風
百八件皆為佛事
二六時不離威儀
西川之出鳥頭
北齊之粟都樹
古人古今人無殊

某人
理寃萬微
心涵千古

噴某毒氣
續此斷續

先覺於後實有待
化城室所 仰之殊多鑽之殊望
教海禪河 注焉不濡酌焉不竭
望巨嶽雲之必雨
喜叢林秋而後春
老子胸中 終收三千活鳥
群生類裡 又有五百白鴉
保社恩同
烟波夢遠

珠璣若珠長叢林秋後復春

寶洲象首座任園志山門疏
迺祖流通玄旨 快似建瓴水干高屋

諸孫具履素業 雖於障砥柱半頽波

肯忍安眠 和而殊介

是為善繼 窮而益堅

不謬意謝之三傳 聞侯孫

將興大雲於六合 蒲可標為大雲以兩六合

數寸之管盈尺之絨 蚤年志在新文

百漏之船八面之風 末運孰當此身

獲一蕪而足矣

待尺蠖所伸焉

古寺閑房 久錫陳蒲鞋之聲價

洞天福地 偶慕赤松子之從遊

睽以靈區

歸歟故里

着錦衣而行於畫 十載羨談

得寶鼎以名其年 一人多壽 室極及之

墨坐遠任而禪江湖疏

雲車駕六龍 循懷宸遊之曩昔

垂牋修五鳳 復觀法社之作新

太平豈無象乎 眼空宇宙

大德必有興者 某入 忽吐虹蜺

快哉變化飛騰 透禹門三級浪 前任天長

凜然詰言機辯 卷胥江八月潮

雖輕重繫乎去來
而行藏任於用舍

花塢深處 春在杖屨之中

芝匠降時 日暉金襴之上

車乾熟路

教奔疑家

安發言罷宗鯨音

亦憫鴻寒路多冷

平生五車書才吐二三集

如俟此時

我有一寸釣欲釣千丈流

毋忘久要

性天廓首座任丹別長安江開疏

丹山繞座 天開錦繡屏風

緝宇凌空 如擬蓬萊宮闕

眷惟長安之望刹

師事東陽

得此吾居之人材

某人

袒義而院

無燈塔七花八裂

重舉拈頰

摩訶衍四句百非

極離窠田

肯得之禪客之稱

久聞而書記之風

似鳳皇於德輝

俄自用房而起

如魚龍於大疑

便麾群袖以從

法筵儼然

流蜚聲名

益領有封侯相

矯首雲霄

羊裘作故人看

寄聲湖海

惟瑞岩住而禪道日疏

江西宗派圖

辨源流之自出

穎濱遺老傳

表耆旧之尚存

不謂今時

某人

四海傳聲

後進作者

千變法孫

文字比水嗣晚年

氣無蔬筍

風流臺東山高卧

洞有薔薇

雖駐足於萬馬並馳

亦施手於五風修造

醉貴公舉 內不避親外不避讎

母常撝謙 求之有道授之有原

既酬王臣外護

式隄父兄芳猷

紫雲黃鸝桃李花

其奈春盡

後生晚進茄子瓠子

方是老成

玄網再恢

道義弥厚

利涉溱首座任雲列雲樹山門疏

雲出山而行走

孰具使然

風吹水而成文 亦是偶尔

雖至人之忘世 某林豹人

如造物之無心 湖海豪氣

傳一燈於警燭 白日青天

分半座於龍峯 法身明月

久稔兒童走卒所稱

矧是父子冰姪 益榮

乃祖遺規有存 曾稱千五百人知織

此即初安可慶 恰似十七八歲收元

贈以苜蓿之花 陪諸曼陀之雨

島瘦郊寒云輕白俗 力排古今

竟仁壽孝禹勤湯寬 咸歸今上

菊圃英首座住北山園志諸山疏

宗師間出 向披桑若木之曙光

法道陵夷 及浪蕩浮花之春晚

孰持此運 青鐘十年

吾得其人 白髮三徑

傳家勤業 遠金不如教一經

下筆有神 讀書何必破萬卷

藉甚邵武園西聲林 馬子才遜思亭持讀書不必破

儼然雲門矚列風規 萬卷筆下自有鬼与神

爾祖遊方遠挹岷峨秀色

諸孫瑞世盛觀江漢朝宗

可誇駟馬高車之榮

未覺慈鶴空帳之冷

懷連城而佩明月 彼美一方

履后土而戴皇天 有盟列國

惟竹者任相國江湖疏 軒名嘯竹

蓬萊閣下 觥稜擁五色雲

楊柳營中 鐘鼓動三更月

眷此萬年雄刹 學探諸家

擬于九重上游 某人 身披一袖

文章做得官樣 錦心備腸

說法冥合契經 釘嘴鉄舌

游戲手禱華藏海

歡歌於脩竹法堂

當世之所推焉 擬飾以上出薄以下

此時不可失也 軒迦之格強勒之先

盛哉標人天師

于以登父兄席

云是東京才子 乞成虹蜺

似非而陽故人 雨暗叢筵

一芳墨首唐任若別高成江湖疏

虎豹之文鸞鳳之音 元不產於九種
鯨鵬之大鯢鱗之細 皆能逐乎聖涯
蓋繇至化與私 某人 口吐千偈
為得名家有後 肩摩九霄
剖破落籬 廓尔大人境界
平分風月 居然皆座山林
大樹徧布於陰涼 大樹軒名
森花高懸於翠日

着錦帽勇於道 騎他人馬挽他人弓
負韜矢引于先 吹大法螺擊大法鼓
既無出其右者

集韻選音李生
書云虎豹之文
不得不炳於大
羊鸞鳳之音
不得不辨於鳥
聲金玉之不得
不煇於石

咸謂自此外夏

應氏三入承明之序 聲名相似

張出一生江海之客 蹤跡誰馴

玉僊英任萬壽道日疏

碧潭千古之月 影浸長空

宗鏡百卷之書 心存大教

庶振先烈於今日 某人 華居鍾王

以揚末光於九秋 某人 香薰班馬

橫翔掣出 人皆着鞭而先

厚難深誼 我独成器而晚

屋地藏道同輝老

破天荒識契坡云
 笑翻而海波斯 不妨逢場作戲
 放出西河師子 正好隨處立宗
 名藍歷十地塔梯
 法席藉四時花雨
 岸寶赤而物如斗 既致嘉祥
 蒹葭蒼兮露為霜 益望晚節
 玉莊種首唐任福嚴諸山疏 月原四世孫
 同源異派 桓公之孫為三家
 直指單傳 鄧禹之子守一藝
 所以後生雋秀

皆有乃祖典刑

某人

字海神麟
 緇群絕足

被褐而夜光照乘
 揮翰則屋漏畫沙

矧悟入於文章

不孤負於風月

拓老帚以画蛾眉

挹方壺而臨鼉背

福城豈無知識

滕閣似此登臨

類準湛堂讀諸葛表
 如宣首座念老杜詩

門掩西風

雲起南浦

一時如靈人傑

故國物換星移

此寺唐餘尚記龍遊之舊

其收晉及交脩牛耳之盟

春起龍任東福江湖疏

烏獲之鼎必有力而可扛

象罔之珠本无心而所得

時緣既稔官樣設禪

公論相符某人 心空及第

先師有道上相賜金襴衣

本色難逢高僧如玉杵曰

諸方皆放一頭地

独力乃誇八面才

絕塵奔軼之姿何与駑駘爭路

强弩蹶張之勢不為鼯鼠設機

盖具善積以名成

矧亦令新而人舊

起從善門園裡台論

坐彭琴日峰頭

交游二十年勤東閣官梅之待興

礼樂三十字入西窗漁櫂之歌聲

課九闕住建仁江湖疏

東山建仁禪寺通虛丈室前任聖福九則大
禪師自大明國歸之明年榮膺大檀越公選
徃以補處蓋禪師乃開山祖千光大士七葉之
雲仍也昔千光自宋歸而後吾禪東矣禪
師亦有所同者今日吾法社之不振復二
指期焉於是凡江湖之士識與不識聞茲盛
舉削牘圖詞胥率以賀云
三代以前無佛 未知所歸
六經之中有禪 孰究其理
惟爾祖而遊之後
迺吾宗東被之初

創茲名益

某人

胸羅四庫

擬彼喬木

機透三關

談論餅瀉雲興 化當世莫如口
詞章星心月霄 与古人可差肩

凡今海內之名流

皆是江西之學者

願父兄傳業於十世

然男子有志於四方

上黃金臺 一吐虹蜺之氣

入群玉府 又開龍象之遙

掌閑賜錦袍而榮行

便是駕輕車不就熟

一天雖同明月

西地行隔隱溟

為黃鵠歸故鄉

有白鷗用似我

本願秋江

豈非今日

啟天与住用善同門疏

并序

前席安國天与法足禪師

采領大檀越鈞旨

董蒞信州路思秀山用善禪寺

蓋禪師建歲

從國信使而遊親是大明國皇帝時我使者

昧於事機故其所請不聽禪師奮然而起再

上表以聞然後爰行情達而東人數百口始

得活矣實禪師一人之力也去年甲戌回國朝

廷寧知其名詔任住持之安國今多乙亥授

茲命其將行告余曰不幸吾門單冷凡瓜葛

於法系者幾幾何人哉願作一疏狂掛子名于

其末足多若夫族盛徒蕃一呼而忘則名氏溢

乎牘頭銜盈於紙者吾所不能也余感其言

不獲緘止輒綴狂斐以申微忱云

吾祖出興 鍾七閩山川之秀

是家豪逸 兼西漢帝王之孫

將得危若贅旒 多連環智

將恐危若蠱毒 有二筆才

其人

一身以當年三千 家聲未墜
百步是矣於五十 世豈堪論
登駕鯨海之長風 狀冷嶽山之飛雪
詣闕上表 能契於萬乘尊
還鄉用堂 已赴於第二會
孰云優曇無結實 不比杏子有褪花
邦君負弩以馳 郵吏視印而駭
相乘所蒙 誓古力也 豈爾同流

曹植之才他人夢焉 况吾親戚
整頓先緒 光華一門

悟竹聰首座住桂林諸山疏

山号靈芝

海上靈芝宮 將乘舟帆以引去
山中老桂樹 如自蟻窟而分東
柳髻像半仙遊 行除枝葉
矧尚羊於勝際 村中棟梁
佛統四傳 是為前佛後佛
三因二字 何涉了因緣因
逢首座行脚出世時

憶阿婆東塗西抹日

遊上苑而有那魏 幾度繁華

在中朝不減晁張 一時品藻

此行雖未稱具施設

吾道蓋欲被彼遐方

願言奮舞 坐費科吏之緩

美富穆首 宜責魯人之舉

斐然成章

永以為好

以西龔西堂住真如山門疏

召公分陝以西 耳崇是鱗

處士超洛之北

雖有間於後先

而相副於名實

斤諸方拍盲禪

傳乃祖鎖口訣

蚤從事乎斯文

勉以身而徇道

金錘光接於慧日

寶劍氣溢於豐城

始終若有節然

出處似無心者

群馬皆空

某人

粹然眉宇

卓尔杭鋒

從林下游識林下趣

說屋裡話還屋裡人

坐對東籬之菊

咲指北山之雲

勿謂崔悲猿驚

腹圍視音獅吼

昔非一翁不展其用

今在五世而昌厥家

白袍端合破天荒

玉璽不緣歸日角

正續萬年

同文四海

蒲陽有善昔天然之門惟一翁不展其用
豪一翁五世孫

請從隱始

孰知竟了

長祿戊寅神奎入洛

天莫住相國江湖疏

副庵在中

大德有與 於持左券而取寓物

先宗所寄 如操朽索而御奔輪

知三槐之識諸孫

是九峯之作一疏

某人

天下莫物

僧中此郎

後學質疑 舉世謬唯電字

權臣問道 有他說蚌蛤禪

舌上翻五色波瀾

曾中絕一点帶芥

修身於內成名於外 得若人固難哉

舉足為法吐辭為經 居其任亦重矣

矧聞逾年壽印

正茲特地開堂 家世如昔富今貧

交遊奈江寒湖冷

讀書而無白屋

既策勛勞

傳業而有綠囊

聊款款乃

季村育首座任竹林江湖疏

閔西階肥之菊池郡真如山竹林禪寺今茲

戊寅秋特兼大丞相勅旨而陞位与諸山齒

乃命惠日第一座季村育云禪師遣以住持

開畫演法及講行叢林典禮所宜有者於是

九江湖之士觀茲盛舉不勝欣躍咸執牘書

以具賀疏云

象草不芳 僅是菊花斯可矣

莫材在御 庶賦菁莪以樂之

眷令此山而增高

其人

有言有行

當託吾子而借重

多藝多才

惠日峰頭 金畢連昇亭午

大洋海裏 碧瑤瑤外無山

將謂續此父祖箕裘

無端斂他王老鉢位

一日復一日 未忘宗教之艱難

九列更九列 皆服化門之廣大

矧蓮社客陶陸

肯竹林敷山王

吾侪爭席於漁村 曾壤邈尔

幾度馳心於魏闕 江湖渺然

悅堂柏首座住福嚴諸山疏 山巒巨壑

天開絕境 使六鼇而戴山

地駐乘輿 搜五龍以夾日

願攀青雲之步 某入 甫尔持身

行御碧海之風 介然立志

而泉會中上首

西來直下諸孫 人口是碑 胡鑛先師行狀

我心似月 暑露本地風光

力学况十年苦心

别来於三日刮目

用功深則收名遠

創業易而守成難

木瓢教高於白雪

茗帚柄享之千金

阿衡之鼎傳若之羹 幸分法味

鄭商之攝魯侯之贈 尚理宗盟 嗣穡甘莫

曹源滴水之流 將謂水是波 是水

泓涌大雲之澤 未知雲為雨 為雪

人識汗馬之勞

世傳幹蓋之譽

不窮其底莫測淺深
取及於物巨諱多矣
其人 故家龍象
象角麒麟

道古人今 存真實而去枝葉
年高德邵 莖朽株以出菌芝

擊頭禪直視無前
醫賤法費用不昂

眷昔先世皆貴 今人之傑萬人之英
矧今大方屢遷 一命而傳再命而偃

拜臺之席勇撤
龍崎之駕伽裝

佛祖盡屬於指揮

風雷乃生於聲效

若耶溪雪門寺 熟處難忘

孔夫子李老君 通家有好

盡各言志

庶幾元宗

丹列野村道相廟鑄鐘化疏 有序

野村道相廟無鐘日久應永已丑法華寺僧
祐賢力募眾緣而始鑄焉於是廟有鐘焉
辛丙草賊群聚擊之破裂廟又無鐘其後莫
肯重鑄焉寬正庚辰弟子慶祐唱然乃嘆曰野
村封內凡若干室雨暘時若民不饑寒不

疾病者固吾神之所以庇也豈其可使之
無鐘矣哉矧亦吾師之志也輒持短疏編告
里中父老若男若女所冀樂施成此勝緣其

詞曰

神宇佛宮 倘無鐘則為缺典
洪爐火冶 克俾器而盡矣成
寔錄融液之危極
而獲春容之豹響
盛哉道相三所靈社
鎮此野村一方勝區
凡物宜有而未尼辜

吾願不可以窮矣

方徵工半鳧氏 要扇高案簞以魏風

乃假力於鯨魚 待敲蒲牢而吼月

或有錢流地而泉布

豈無銅崇朝而山堆 李白鍾文

財施兼法施是問

耳聾巧心聾矣異

除象生五百億却罪業 音聲無也

警閻浮一十二時晨昏 功德莫大

當知此方教躡

總在今日成切

半夜客舫

遙想姪蘇楓橋之泊

九重帝阙

近連長樂花外之天

蟄戶震怒

福田利益

村庵小景

北野夢梅詩序

在地上而夢登天門者有之矣在萬里而夢歸鄉
 間者有之矣夢中一有所為者若信然則一頃史之間
 上下往來何太速哉若不信然則在秋月而夢見
 梅華者亦何拘時候目社稷及喜令茲秋八月有
 禱於北野神座而宵寐之頃夢見座前之梅繁
 然盛開其身相羊乎繁華時是浮香昏月
 之中若春遊然覺而作詩記之屬予和之始神
 君為人時姓菅氏昌泰間以文章樹風聲於
 朝端稱為本朝文字之鼻祖也性愛梅諷詠甚
 夥膾炙人口及有紫易之行當題第中梅華
 有東風無主之語聞者潛然既到謫處後此

花一夜飞来宛在中庭俗傳曰飞梅至今尚存
明國人洪忠賦之曰日本曾聞北野君夢梅滌
洒又能文謫居西府三千里一夜飞香度海雲
以為口實也夫隴西鸚鵡越裳翡翠其有羽翼
而能飞者也然限以山川之邈遠但以雲路之渺
茫則非人之籠而執之羅而致之不能自到也
独其草木無情者不待人力之移植不假羽翼
之翱翔經從三千里之外而飞来尤為異事
亘乎海外殊域之人傳聞驚倒錄此視之神
君之於梅也三千里而能飞豈秋月而不能開
哉然則攷善之於梅也覺也非夢也今于梅花
非其時者神之顯異以昨其所禱也雖曰實
夢吾心謂之覺矣攷善為如何哉蓋夢覺之

辨薰帝孔年其猶聽瑩耳和以詩三章三句四句
君北野夢尋春梅正柔不飞猶斬新覺後暗香
携滿袖有人曰鴈書人真有梅秋半意如春
孰与烏頭白点新強道夢中非是夢世間兒
女任嫌真溪蘋揆得玉梅春一念精誠感應新
不見癡狂年少子画屏風裏喚真と

源典廐持賢公壽像贊

烈日秋霜之嚴威不如甘露特雨之及物潢汗
夏潦之暴溢不如大江長河之有源惟公有仁愛之
寬而衆自心服有閔閔之素而人無臆論咸謂
有名父祖復能為良子孫既獲殊擢多鄧禹拜
司徒之二年况收雋才少王侯領僕射之兩載譬
之屋韜表璞則草木不枯山伏猛獸則藜藿不米

寔家國之永存所賴以偉人在蓋昔公之家與
吾國並起吾國亦公之家共基然則後今以往奇
家治國平天下亦將俟此公老成重德之時者
也歟勿負一吁則正

源典既持賢公命工肖壽像求余贊時公
年二十有六歲也應永龍集戊申三月某

日村庵書

斥岡達磨画像贊 并叙

和之斥岡有達磨墳今改曰寺世傳豐聰太子乃
陳果大和尚后身也以悲願力故誓降誕于日
域弘佛之化所以怜愍海隅蒼生倥侗顛蒙而
無知者矣監撫餘間在寫逍遙如斥岡解后
初祖以和歌對問事類見梁武脫衣而去猶

熊耳遺隻履厥后邑人設像以識其墳可謂斥岡
即此方熊耳也吾禪家者流欲觀其遺迹宜不
遠千里而來乙卯冬朝廷詔諸道師南討不庭次
于和斥岡在彼越之中列人某參預油幕之下而
在俗起然素嚮心宗便道相過拜聖像供香火
自謂以王事結勝緣善哉未曾有也於是慨專難
曰祖來此土實推古垂簾矣西之歲也進而推之至
永享乙卯凡八百二十有三載加之熊耳瘞履歲在
戊申自戊申至癸酉八十有六載通計九百有八
載矣吾不幸生表世去聖寔遠今微像豈得菴
木之希遇哉此役也凱旋有日願余繪史寫此
像持歸本邦置之精舍晨夕虔而拜之以為脩
道之資也竟寄画像求著語告其志予聞之隨

喜合掌曰嗚呼有是哉以此信心施之於物靡所不至戴師刺山而出泉魯陽麾戈而回日皆是矣且夫至人者應化無方如春在花如月在水不知然而然也苟興一念是現一達磨也苟興百念是現百達磨也十力念亦如是唯在信心不在像雖然古人有字詩者畫杜甫像而事之如事生彼一小伎猶爾况禪字者不可無此像見公所為吾徒有愧焉代黃詞以一偈云天子前身陳慧忠老胡對面曰相知當年隻履還天竺得東來又是誰

送如山適越序

贈行以言賢者之所為也以財富者之所為也匪富匪貴恐用友道廢矣予友如山將適越併裝

有行色饑客秩筵各有贈焉或贈之以魚枕之蕉麝燭之墨或贈之以金薤琳琅之篇剪秋水而補霞裾然予獨無贈半蓋聞越山水之國也去京師數百里道閱四列數十郡皆以山水得名水則有萬頃吞天之湖波山則有千尋拔地之雪嶽林霏島霧之絢爛驛樹津雲之紆餘途中一可歷不一而足是予贈也子今一馬一僮行李蕭然遊觀乎其間恍如身在畫屏明鏡之裏乃收取造化清澗之氣渾然入其肺腑腸胃間而發之為詞藻而思廉醞之為道腴而味醇若然子業精行成名聞顯著實在是行也予贈不虛矣言未既如山眉軒席次揖予曰華衣茂加焉請書以為送行序

送敬上人侍親之四列序

宋嘉祐間蘇氏少公與長公侍編禮舟行自蜀
至京師時少公年僅十九歲矣今茲吾徒敬侍
者自京師南之四列出入反是然侍親則同舟行則
同年則同其志同不同予未之知也曰志則何也
予按少公初筮仕改鞞范富諸賢在朝夜冠
文物之盛莫加焉韓乃太尉魏公也少公謨長書
以為謁見之贄太率自言其生既十九歲矣家
居鄉邑耳目狹隘交遊則不有英豪俊傑之
才登覽則不有高山大野之觀於是慨然出遊
万里入秦關過漢京躡蕙河瞻終南嵩華之
山仰觀天子宮廟苑囿之壯麗而後始知天地之大
也蓋將資之薰陶漸漬以張大胸中之有而發
揮文章之妙若慕孟軻養氣子長遊者其

志至大也豈淺之為丈夫也哉敬也生於京師長於
京師少公之所跋望者朝而身歷夕而目擊矣以
之四列而南為抑為京師遊覽之美不足視於目
欣不然舍近取遠入之情也少公若生於京師必
欲觀蜀之山川子之行也易地皆然能以少公之
志為志孰言不同徒遊覽是謀諳之流連君子
不為也幸哉家君在教而必嚴予不辭費

梅堃齊詩叙

近世元虞伯生氏以有文著厥言可徵章謂以
野標梅未足為梅之趣以梅名野庶乎廣莫之
風予聞福山南宋上人扁一所寓之齊曰梅堃不
知本於此耶福山相陽之名山而相陽又山東之第
一列也去京師千里而遠風馬牛不相及安得一

表其顏而悉其說乎予竊論之乃是時東藩失
守王師向罪相陽首被其害是則國初封建以
來幾乎百年矣宮室府庫之富皇池苑囿之美
名花嘉卉宜封殖者不一而足一從經兵燹而我車
所裹焉甲馬所驟焉蹂躪枕藉無復餘枿矣獨
梅者在野外草莽間能避干戈之場而免斧斤之
厄雪後水邊月澹烟深無地而不香矣於是得君
子保身之術也世之僥倖萬一流涎富貴者始則致
青雲之上終則赤族而後已豈人而不知梅也哉至
若明哲君子周防靡弗至晚乎危亂之邦耕辛
寬間之禁進退見幾去就合道俟其物色啟築之
明時攘臂而起調和羹之鼎尚未晚也是謂能如斯
梅者上人其人也曰梅曰堊在我而不在彼也雖与上人

同座偶語必不易予論然視伯生氏之所言則高而
文上人之所扁則正而質或稱質勝文則野旨哉
其野不可及也上人諱宗南棠字也東堊人隸名福
山題詩齊壁者若干人皆山東俊士也寄声求予叙
詩非待叙而傳者姑奉前論論之

寄金華故人詩叙

播之有金華猶藝之有金華余按方志彼方与我
地名同者多有之至考其事或相異同或播乃近
接京畿襟山帶海有形勢之勝觀遊之美与柳
列諸播非人所居者異是名雖同而事不同也
金華又為郡中一都會國朝建武中有以元
勳盛烈與其家者居此所謂赤松氏當世望族
也葛洪神仙傳曰皇初平後易姓為赤松子隱

金華山至今牧羊石迹尚存矣是名同事曰也寓菴
嶠山本貫乃播之金華而未松氏之族也余雖無雅而
見朋友之所慕嚮以知其風采必為神仙中人也曼
春旋仙里逴徇父如其友率諸彥謀悅回之莫詩若
也余素不能詩友叨函召編成屬余叙弁其首文
又不能如朽僊鈔製亥珠何以塞請然而一言以憑
飛廉告之公佳時勝日杖屨縹緲遊乎山中復有牧
羊子温迹於甸堯者初平其人也為我謝曰金華
仙籍倘容愚曹仙人歟遂歸以復余顛言稅駕矣

志林字說

九淵老人名其徒曰伸亭以辱其執需予立之字為
之說予由老人之所名而知其期望之不淺也矣其
曰伸者何也為子欲有伸其志也請字曰志林蓋

曰志曰林其義遠矣哉昔者而袒千光太上當此方但有
台密二教而未有禪教之初慨亭有志於游與少林氏
之宗於是駕風颿涉鯨海之險万里南游參訪友可謂
其志大矣直帶積翠一枝挿之于日東不毛之地封殖
之甫達之然後滋蔓難圖蔚然木林然榭樟杞梓
之材毓焉瓊琳琅玕之珍乃亭或騞鳳棲止於斯或
虎豹竄伏於斯可謂其林茂矣是乃以夫大勇猛
之志為根柢而遂成覆蔭天下之巨林者也予所余
之義取諸此不知志林志在乎林歟不在乎林歟乃
今叢林黃落之秋只昏鴉爭栖而已矣嗚呼如吾宗
教何視其已衰之末亦猶未有之初於此時也豈又
不念而袒創業之艱難也哉適聞老人將南遊志
林亦從焉亘乎是游也庶幾乎有志矣他日能事

畢其人東則道亦東矣當使人復見法社全盛時夫
是之謂成林者矣予刮目以待之志林勉諸古與今
同一天地同一人物惟有志者必有成身矧彼独木猶
成林者乎哉其往也為此說以贈

京兆公白鷹圖記

京兆公有後鷹得之於信列而其毛質純白始信列
誣方人某氏一夕夢見神人服白衣冠者儀容偉
然告曰明日鷹來于汝舍當取享而與諸某使某
進於京兆公云尔夢之明日果有鷹逐一爵突然而
入某氏家自甚閑寂未就者不設畢艾徒手而
獲之遂進之於京兆公如夢之言蓋彼誣方之神最
有靈託夢假手於人而進之於我公也不亦異哉
公既得是鷹委玩不置便命繪事貌其狀于短

步障之上逼而肖焉真假屹相向若兩鷹然公出示其
圖見徵余記然而是乃武人田獵之具也我方外之
徒所不且知也韋粗聞之於畜鷹者家曰在南為
鵠在北為鷹曰隼曰鷃曰鷓曰鴉鵲鷓鷃凡大小多
種不一而足又其自喙吻至尾足皆有名而羽翮有
數信余所不知也今斯圖也唯覩其毛霜皓其
翼玉鮮而有異化蒼黑者而已雖然善知馬者
不相其驟黃牝牡善知鷹者亦且然余特有白公
公其聽之古者其君啗田獵而其臣或諫之改
匿鷁于懷中者有焉此唯知其不善之不可為
而不知其善之可為也方今我公罷政多暇春
秋不富其宜乎馳騁田遊之時也春郊草長秋
原蕪荒然後散縱于殘月之晨打回半微雪之

暮其樂不可加焉於是見其搏雉兔則思除艾孽
如彼見其應指呼則思服英雋如斯苟思而不已
則外辱盛其國內辱與其家鷁是視之彼郊原萑
蒼之外亦猶如在帷幄深巖之地善莫大焉矧是
鷹也自遠方來而為神之貺也神之屬公亦必如余
言脫其不然神豈以移人尤物妄進於我公者矣
然公輒欣然曰美哉斯言可謂是善知鷹者實
愈於世之徒論鷁猛之狀辨蒼白之質者遠矣
是為記

日新字說

傳曰苟日新日新又曰新蓋可以為學者進道
之至要也有鬻年而雋秀者名繼需字於予
乃稱之曰日新凡字道之士若能汲自禮夜以繼

日則今日之所得者必有進於昨日又明日之所得
者必有進於今日要如是而不已則它日厥業立
而厥道成矣是所謂日新之功見於其終者也
子既佩此稱矣雖一日能踐斯言則同時流輩
刮目相待皆云莫任曰時看予亦云尔

龍源號說

夫泉者水源之所出也蓋有源之水混之不已則
小自溪澗大至河海沛然莫禦其亨豈可與彼
演潦朝盈夕涸者同日而語哉薩城泉上人來
求其字予以龍源稱焉水之有源者固可矣
效其有龍哉既有龍則靈雖曰枯旱其源不竭
為河為海亦可觀焉子其庶幾乎養其鱗
濬其泉俟時而動淨深乎僧龜之頭角洵深乎

法源之波浪而施雲雨於四海九州之外則焦芽敗
種靡不尽蘇矣是予所期於子請書諸紳

華谷字說

慧山弁季弘有文謹憇人也其從字之徒有醫年
而秀羨者始名采字曰華谷今乃采字從水更
名曰深其友來告予曰凡名之與字其義上下相
接可以稱之名已更之則華谷為字不相及予請
更命焉予乃辭曰功不信則不易其故以予觀之
以華谷為是矣其人矍然駭視曰豈其有說乎
予不獲已試析其字以解釋焉今之所謂深字有
從水從采者爾按爾雅云木謂之華草謂之采也
則所謂華者當是應乎采也又云水注谿曰谷然則
所謂谷者當是承乎水也義或深其名華谷其字

誰云其義不相接矣若夫心華發明非世間紅紫
之可比是謂華能令華之用也百谷波濤收而歸
之群靈一源是謂谷能令谷之用也予說不到此
實謂季弘

學園外臺序

詩者非吾緬家者徒字而一所有學譬如時鳥鳴於
春候蟲吟於秋謂之出於自然者也出於自然者必
妙故吾徒之言詩者必工繇是唐宋以降吾徒之詩
盛行然近未吾徒之詩無善者何也蓋吾徒之詩
係乎人也自予先而一所得見之人置而不論予嘗
及見前輩以詩鳴于四海者龍阜有蕉雪亭蕉
雪在則吾謂吾徒之有詩矣蕉雪既止則吾謂
吾徒之無詩矣然時玉府有續翠亭又有能詩

無詩

之聲不減於蕉雪在之日也吾謂吾徒之有詩矣後數
年而續翠又歿則吾謂吾徒之無詩矣然時有
蟬閣耳詩名藉甚又不減於有續翠之時也吾謂
吾徒之有詩矣今而蟬閣亦不存則吾謂吾徒之
真無詩矣又時無有相繼而不減於蟬閣之存者
予所以喟乎深嘆也然於是時正宗統公偶携
蟬菴詩彙來示予曰吾翁平生禪餘一所作進上為
人被敘去今播振成編者僅十二而已子從公初而
遊曰美請序其端予獲其彙熟讀玩味且樹無詩
之嘆者甚多因謂曰蕉雪一詩俊邁奇逆如駿馬之
驟于平川也續翠之詩優贍雅健如秋鳳之舞于
丹青也獨蟬閣之詩簡而不淺易新而不恠僻
能踐續翠元之規摹兼挹蕉雪公初之芳潤而其

渾成氣象如灌漑之瓊疏越之秘可以用於清虛
之上宜乎相繼於二老之后以吾詩之有無而係乎
一人之存亡也其孰曰不然矣四六數十篇附于詩
彙中予以為其四六之工亦猶其詩之工也所謂出於
自然者是同耳耳予雖生雖不文姑塞正宗之
請敢僭序之

鏡湖號說

崇禪會中有質禪人求字於余為號之曰鏡湖
蓋鏡之與湖同一清明乃至山河大地森羅万象
無含容而不照是故無邊刹境無自無它皆吾
一鏡湖中物耳永明鏡主曰拳一心為宗照萬法
如鏡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當知鏡湖
之廣大不可思議也至若千秋寶秘並勅賜一可

謂鏡湖小於盆，寶禪人請其辨之。

梁溪号說

直指見性一源之水，迺從西身毒而來，東漸于真
丹大乘根器之士，佛心天子所都之域，於是疏而起
廓然之巨瀾，瀕而湛不識之群，委夫是之謂梁溪
者也。其流既溢，而為二三享，又躡而或南或北，入于洞
或淪于濟，而後森漫浩瀚，浴日滔天，其勢莫禦
也。竟峰廓上，人謂余常其号，輒以梁溪稱，且將觀
吾子，它日必出袖間之手，揮彼第一義諦之舟，而浚
其源，揚其波而已矣。既獲，再巾存畊，先人辟扉，窺兩
字，而梁谿之能為梁溪，亦以莫不增其大也。余乃望
洋而歎曰：梁之廣矣，不可泳思；溪之永矣，不可方思。
廓公擊節曰：誰謂梁廣，一葦杭之；誰謂溪永，一
畊

予望之余以為能辨斯号之義矣。

鳳翔之西遊集序

翱之老人有西列之行，予折指數日而待其歸，既歸
而後一夕，復其西遊集而見示，予獲之，以為不虛所
待。予忘下挑燈讀，而至夜參半，不覺銅盞盡，衣
膏乾矣。所恨此集以保壽惟參，初有求，不肯為
予畱之，猶如為他人被奪。吾檣中連城之璞，何其
不見，怨哉。乙酉人日，村庵某書。

詩和東廐陪相君二詠序

丁丑三月十二日，相君遊城東，為丑寺看花詠歌。
東廐公陪從，其寫席上詠，而後花及旅行之二題。
識者稱羨之。予謂唐詩之和歌，但其造文字有異，
而用意則同矣。予雖非所能，而頗窺見吾公用。

意之妙處且并案之凡詩人詠西後花則必言花之
經西而摧殘都盡矣然語涉忌諱殆非所以壽大
人君公者雖工而不足貴也獨公之所詠則以為西之
催花既晴盛開所以待相君之遊者至矣是詩人之
所不及也次見旅行之作托意於也塞春飯之雁以言
明君至治之世文軌混一而行路不梗遠近之易得也一
令人君覽之則豈不思其致治若是卒然則有補於
世比唐人雞聲茅店人迹板橋之句大過也予之所評
未知當不口公之意果若何因示其藁見索予和遂
用和歌之意作二詩以呈所恨思苦語艱其所欲言
而言不得不如公之黜賜福藉而意有餘也倚玉之
諂恐不免耳
春意如迎台駕來君言可信不相猜將遊連夜催

花西已到初時滿樹開

和雨後花

治世難逢自古然忠臣心在旅行篇
閔河不礙鴈歸
落只為升平共一天

和旅行

牧牛圖記

予頃懶益懶拙益拙杜門而却掃寒暑簡出起
坐閱古今書畫終日忘勤尤便頤神有好事者
或書或畫許借一鴿以為華衣之畫意以加吾江
翁文室侍童諱曰奉展橫披小畫當予兒案之
前秋郊蕭條河堤委遷風起而木葉飛霜降
而草花之落有兩兒牧於斯樂於斯一跨牛背
腰策委繩索縱牛一疇之唯笛吹之不亡願一
登龍斷之上庇于樹陰脫足而坐牛伏在下隄
驤首相望孑然而鳴此兒又橫笛相去數步笛

聲應和隨風寒亮響烈夜山石走鳥為之高翔行雲
為之低度噫牧兒之樂也可得而知哉彼歌臺援
響舞殿冷袖探明華之瑄撫雲和之琴孰與煙
簾雨笠水鳥林下折竹枝而創聲卷芦葉而造曲
流水之車游童之馬朝集金張之館暮宿詩史
之廬孰與村南村北風晨月夕放牧而出倒騎而
還夫子在必曰吾子點也雖然後古傑特魁奇之
士遠迹牧豎之間者多矣寧戚扣牛角而歌白石
馮齊桓而登顯榮百里奚販牛於秦秦繆舉之
牛口之下俱論伯略此二子責則責矣如自銜自售
何独果父聞堯以天下讓許由洗耳潁水牽牛而
去可謂真隱於牧者矣異哉麥童有此牧牛之圖
也無乃欲干於齊桓秦繆之主者歟為子不取予

視子在韶亂中趣造老蒼而有沈群之氣俟其
它日不資先容而羽儀於天朝也去銜售之徒不翅
猿雀之與袁沙若寄聲向故人則予之懶之拙者牽
牛而去勿責狂狷數日披罔樹藉其為賜亦大哉

碧山佳處圖記

客持此罔來掛于壁余憑几寓目乃快先覩者山
也夫且双峙一昂一低如擲筆如倚劍如望如蓋其
態濃淡不一山北里許有一茅屋是最佳處也其石
則蒼崖為垣若削成耳其花則循以曲檻下俯於
不測谷不見水流鬢鬢乎聞笙磬之聲風雷所
蓄雲霧所蒸后有松檜雜樹鬱然成林鳥嘯猿
吟朝暮在耳前有衆景不可一二形容若風止而
霽天氣清新則卷帷帳而騁懷寒戶牖而游

日百里之外秋毫可數屋之下三丈有巨石高數
仞偃屈突怒其狀類人如磬折者陷危可怯其
背双松生孳干雲直上有虬龍之勢又有兩徑其一
轉于石趾不知所窮其一自屋前經石之陰下坂
數百步通于西南隅松篁茂密隙屋之危步見其
佳處又可想矣有一叟幅巾笠服曳杖徐步其意
欲到上方之屋者耶余謂此叟非松喬之徒則黃
綺之偶也上下兩屋間為窠宇為主手焉得置
身於主窠之間拍其肩提其袂而逍遙自得哉
凡好壯觀者豈捨此而外求哉思茲不可得矣因
而述之扁曰碧山佳處實秀春之日也

豐之後列佐賀國神廟圖記

豐於紫易為一道都會負山阻海土廣人殷甲兵

之強平乘之富它郡莫之抗衡風俗尚浮屠信鬼神
名區異迹遠而在佐賀國去列治可三十里有神
廟邦人嚴事有禱響應或傳文殊大士靈應也春
湖上人豐人也飄然雲水一衲鉢囊外無長物然一
軸隨行裝潢室秘人頗異之一日展軸示予曰吾鄉
佐賀之神我家居日俎豆之事歲時是勤今去國
遊學四方而大庇之德遐迹是均頃在京師自出新
意余繪事罔一版一廟宇寔如神在請指畫為子
範焉規以禁籞繚以周牆而七楹表雷陽馬高
騫翼然特起乎中央者正寢也文以丹堊雕以璇
壁而十步一言五步一館森然布列乎左右者諸
祠也譙門之外有菑菑池橋其直橋之南有配饗
之六廟者始設水獲寶劍江上土人也事見方志

廬之側白沙青松織厓不飞浩接乎烟海不知其幾
千里縻舟之步有双華表屹立丈餘天際歸帆商
旅往來望之知有厓其境不独祀于豐而冠于
紫豈不欲一往以拜謁乎予按圖考視厓制後耳
動觀瞻則不出環堵坐入豐城心境真會函顯
無間須臾頃若見有雲之旗電之懺風馭肅然
而至繇是不自覺念十起敬也昔吳道玄画西方
變相觀者懼罪修福然此固出于庸史去吳遠
甚君至使人起敬如此吾特歸之於神所謂感而
遂通者耶上人克媚神意則獲厥顯貺譬如持
左券以取寓物矣不亦仰哉於是乎記

松厓字銘

喬松千尺不傍藩籬懸厓万仞卓不殖之唯松在

厓自然相宜雲霜之操梁棟之姿細根得地壁立孤
危匠石無梯何斧以斯桃李不言成蹊多歧下視
蒲柳經秋先衰支躄松厓取義胡為松自翫齷
厓不坦夷如王佐才不招不麾如不羈士與衆背馳
恐不充耳用舍有時辭之佩帶凡百師資小草表一
志望匠者誰伐柯其鑒于茲

蟾蜍水滴銘

并叙

蟾蜍似蝦蟇多在汚塗早濕處余厓地最早高山屏
轉而居其底硯水又環乎几地多水石罅厓隙錐
鑿瓜剔水隨而出沮洳不涸菰蒲穢草蒼蒨被
之故蟾蜍蝦蟇相告以為賜履享夏四五月土潤溽
暑則匍匐跳梁趨于厓升于堂晝止吾坐隅夜
觸吾履舄一所以一嗅一患且歎吾生與異類為伍

也于時冬也隆寒而雪彼蟄虫咸墜其戶豈亦有噍
類于此哉余頃畏寒塊處於地紙帳側偶起拂
筆研之塵忽然見一蟾蜍恠出非其時然恠狀醜質
目睥腹蟠擊儿而叱之恠如不去徐而察之乃銅水滴
也四星于背三趾罕恒見空腹以盛水勺餘矣吐
以其口注於研泓之中若綫享若雷享若余拙於書
乏於文詞者其用可以日計享且以手摸其背大咲
曰噫是先干庭于堂者鬼耶神邪又恠其不為濡
玉堂之洗翰漱金井之溢研而僻在余房豈非習
早濕之使然也歟或將悔吾嗔且患而仕使文房
以為德乎吾者也欬俄而洙童來告稱置之儿上
者走也敢請為銘曰獲藥者尋后于有窮毒娥
是竊逃于月中居之移氣遂化為虫謂之蟾蜍

古今攸同形負孔醜速肖銅工背屋目睥盛水腹空
硯滴未乾假汝口通文士僉曰翰墨有功視彼早濕
馬牛之風乎而不擇小子洙童醫藥母虛用銘以啓蒙

秀林居士壽像贊 多寶共庫

以公為己耄也論當世而意氣激昂以公為尚壯也
踰八袞而須滄浪窺其呵佛罵祖俊挽眉則足以呼
龐道玄張無人驗其偃鼓敎旗活乎則足以稱馬新
息趙護羌拳措固在我聞闔亦靡常至於隻辭之大
厦方傾之勢屹乎中流砥柱一身殿諸老梢稀之後
歸然今日青光是乃蚤見宝鑑祖翁而於我為法門
亦父者吾侑所以祝公必曰老不老三栢蒼也

石多買秀林居士壽像以有同門之契命

予為之贊願予脫輩着一語恐損盛德然屢

辭屢索故應其年云

宝山和尚真贊

勝定中傳印太的慈恩塔下題名尚新秉萬葉帝王
之師而有以雅望重於一代出系朝特相之系而不
以清門牽於它人類白雲袒妙年瑞世如韶陽師美
自出塵至若因拒龍峰來聘且轉鹿苑法輪歷倒諸
方則為衆花叢裏之蔭蔭指麾群衲則為百獸隊
中之其羣或于或紋不緇不磷山藏寶潤無竭草木
一家佳氣春

千林字說

京師萬年有一步雋者其名曰傑就予求其字予且
告之曰其智超越十萬人者曰英傑蓋人而蚤夜勤
學則其智長矣孰其不謂英傑乎其材出生千萬木

者曰叢林蓋木而歲月封殖則其材成矣其不謂叢
林乎近取諸身邊取諸物皆以昂諭矣請為子字曰
千林可乎千林知有喜乃喜以與予

作二木前賀列太守正源居士真贊

以公為長於武吏耶則其家有二鳥軸之才箴而森
列半左右也以公為老於文學耶則其世傳五千家
之兵畧而暗舍乎奇偶也以公為是梵相而非官耶
是朝服而非僧耶則其勲闕奕世繫累二之侯印燕
居終日談空之擇部也可謂是官選僧乃文乃武
此固千萬人所無而公一人所兼有焉若夫身臨大難
子主併命則又有凜然貫日忠義之至精与天地終
始而不朽者也吁

林光院殿孝山居士亞画像贊

羽嘉鳳凰種族非常其文采也必為瑞為祥侯王特
相氣躡有養其雍容也必可瞻可仰若我亞相公飲
鍾鼎之味馨香珪組之貴可謂是有養之氣也天山皇
考鍾凌之電顯山元兄友于之重可謂是非常之種
也然而忠如周且而處嫌疑之地賢如思王而當奪守
嫡之心烏乎遵世罔極而隕厥身古與今不翅我公
一人而已若夫昭之靈豈為西靈日星乎特奪為神
明乎人徒見其觸藩之羸而未見其天定之時也
奉仁祠而有孝祠著甲令而有庶祀亦無憾者良以
此耳

上岐伯列源賴貞公画像贊并序

國初多豪傑之士距今百有餘年人見豐功偉績驚
世駭俗而烜著震耀於竹帛之士者慕清塵想風采

而不可得則未有不歎吾生之不並世也然源伯列
賴貞公豈其一人乎伯列五世孫京兆君以其画像并家
牒相示索予述黃庚像則生氣凜然可想見其行
佛也仍按家牒源之年姓原於清和皇帝之孫經基
乃世所謂六孫王是也王生滿仲多賢子昆季相
輝嗣繼日蕃至今天下侯王特相出於其輩胃不亦
盛哉賴光為其長嫡有功於國用兵若神号称名
將自賴光以降某相繼七世而生光衡始食采於
土岐而後人不敢以名字称而以地称之自光衡又
四世而生伯列賴貞公名存孝幼而巍然不群母
氏親抱而謁常照無字師師撫其頂以遠器期之
既長而膂力過人妙於騎射而有智略元弘間天
兵之始起也公陰助乎關左之君臣疑其反使人往

覘之公每正午就枕酣寢示無異意以獲免焉義平
之日開鎮東藩荐歷伯剌刺史朝廷任一面之寄於
是穎光之家十世而昌矣曆應二年己卯二月二十一
日病大漸援筆書偈為大寺長老緯世然後有二
十百之字左右謂誤矣公笑曰明日吾將逝矣至期
重書偈詩一篇擲筆而終年六十九歲也公平日
喜參禪予見同時禪林諸名宿語錄中及公者皆
上而在又聞遊於廣河玄猷之門咨扣法要而有所
得至其垂訣之際可驗焉公先世誦武之外以能賦
著至於公尤工高出前賢名章後語輿傳誦之每
警兒孫曰斯文廢則吾家不振矣及歿吟詠於易
簣而知其非徒言也嗟夫天生豪傑之才何其異於
人哉衆人以小善斤藝求售於當世者長於彼或短

於此公雖衆人所難能而兼能之矣又何其異於人
哉蓋視彼木也其本根固則枝葉華實自茂矣道本
也理也君子篤於道而精於理則區區末業無所不
至惟公可以當之今自文安甲子邇至曆應己卯已
經一百有六年矣其間不知人事遷變幾陵谷也
然獨立岐家世山立不移矣予乃追作之費以遺京
兆君詞曰偉人間出乃武乃文英靈猶在底尔仍
雲

源典鹿茸門公壽像贊

藹上德望光乎一世天謂之悅道之子春巒之弟今京
兆之鄉父也烈烈威名被於數朝夫謂之應永之未
永享之間今享息之宗臣也曩時乃父乃兄不贊人
主於義平全盛之際而海內猶稱多士今日遺愛遺

直特出我公於英雋凋謝之餘而天下固存一人群小之所畏若見彼肝肺然不以臧否出其口善類所恃為憂我之國家乃足以安危係其身屹然障頽波而砥柱不動烟然處濁世而水鏡不塵至有歌詞之士騎射之妙皆足餘事不遑具陳夫謂之不世出才逸群絕倫也吾恐世人以揚子雲容貌或徵之於親見以張子房畫圖或失之於認真致其有喜氣溢乎眉宇非其描貌之所及夫謂之上天付公以仙山蟠桃其花芳三開其子芳三結萬有千齡之春者也吁盛矣哉

觀世大夫画像贊

伎能無小亦無大但得其妙者足以駭世俗故優者之妙於伎令人蕩心情令人眩耳目有叱神頭鬼面

兮往徠倏忽有時衣冠劍履兮談笑自若嗔而作壯士之顏泣而為婦人之貌舞袖風迴歌扇電掣千態萬狀不一而足是以觀者如堵墻真假俱忘却渠泣則我悲嗟渠嗔則我驚矍烏乎伎之妙如此不可得而說雖然至于散場脫戲衫時果是何人果是何物是乃普廣相公於此伎称第一而電賚非常觀世三郎翁今日鬚髮白者也

松庵蔭和尚画像贊 薩列金剛院安置

儀觀詳整機用密微且傾蓋而逢渠莫論其新曰十年同床而處我莫察其是非咸称龍章跳竈不謬雞足傳衣蚤遊叢林則声價比南匾頭相倍從耽既鄉里則道風与勤已子殆庶幾鍊奉化兮銅公塘力除末俗之習金對王兮木上座能接方來之機

一儻額出者箇面目仿佛依佛付与兒狐
奉香火九列之外更乞輝

題閑意軒

鴨井藤二

人閑則意定意定則慮遠則言而無過行而
無惡是明哲保身之道也閑意軒乃主人殆其庶
幾乎身雖居風塵騷擾之中心如在江海渺茫之
外与野鳥眠岸有閑意同一逍遙遊也養而之道
不遠矣美哉斯軒名曰閑意主人謂誰鴨井氏子
鳥鴨一也假彼論此

書正宗詩卷后

自丁亥兵起以來予驚思不平如笏塞於心而不
能得一詩甚所愧也每讀老杜詩集必有掩卷而
難者矣予美自長安避安史之乱去客于秦蜀夔

梓之闲身將不暇於奔走何其处在多篇題茲今偶
得蕭廣上東一所示詩二百餘篇謂是丁亥乱来日
課所作也於是重為發予歎云

北野天神像贊

猗歟盛哉北野神君始其為人以能文聞所以百世
士於斯文假助於神敬用三薰咸有其應心若蘭必
芬孰知學業成于有勤匪予私論韓子亦云神其
聽之喜而欣

北野神君尊像予為績有功之需贊之因有告
於有功汝知世之所謂神助者乎蓋謂吾之所
欲在於此耳吾求於神將助於吾也竟日游
手不有所為坐而待其所成然後謂某神不
靈不假助於吾也豈神之然哉夫神之為助

也易於助其所為也而難於助其所不為也然則吾之
不為也神之不靈未有也功世忘斯言併書其有未去
之周文都管像兵部黑溪師其畫傳其印一寫
其真求其貴

此老平日工窮天下之妙而外視其容貌則儻如無所
能執兼衆人之善而內察其意氣亦苟如有所讓
或其把丹青而描鮑釋梵諸天之變相於佛寺堂宇
之上則以為老動於墻壁揮洒花鳥山水之狀於王公
貴人之第宅亦以為光輝於屏障或其刻木捏泥
而符未來懸記者任天丑寺太子像有功於吾禪門
者為斤因達磨像衆工斂手而佩服者於雲居寺
造無量壽如來高四丈大像足皆一收勾出於遊戲三
昧中所以得賞過於普廣大丞相也蓋卷吳道子

止於善畫楊惠之止於善塑而二子獨顯名於李唐
夫是合道子惠之為一人而綽然有餘之謂御前名
藍萬年者管越溪周丈其字天章邪

新開遠列平之實畫像贊 并序

新開遠列平之實初見龍安義天禪師名曰宗忠別
號怒隱本香川上野第三子也新開平時實不生男而
有一女子以之實為後是稱新開而不稱香川也予不
見新開持實而終識其先世為永泰武烈公殿下之
士而已香川上野與同時而相知熟矣事岩栖悅道公
性香玉峰公弘源春巒暨今京兆君凡四世咸以忠義
相許輔成公家事無大小剖判是非故園府之人見其
壯則喜見其老則思可謂微管矣予以熟其先父如
此每見之實不知為香川氏之子而不知為新開氏

之後也前年豫州之役之實自土列刺史行而後之顧吾
將師無材畧而不得士意用兵則失利賊虜乘其間合
圍而故魯之實降之實謂臣子為主但一死耳竟不屈即
戰而死時年三十九寬正六年九月十六日也後數日其報
至京師典廡道賢公奉之實死涕潛然下曰真上野之
子也一座皆感激焉予偶相陪面見而知之有子曰鶴狄
又尚幼其家族某等余史繪其像典廡公屬予贊其
贊曰香川寧馨新開後尋以平為氏同其自出俱為
名家有是父子豫城借一勇兒死耳視諸葛亮死而不
死走彼仲達雖生如鬼猗與斯人家聲不墜虎豹垂皮
名垂千祀文正元年丙戌七月十六日村庵某書

祭橋元高文 藥師寺

維永享五年歲次癸丑冬十二月五日藥門某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致發於故友雲列太守橋元高之靈其詞
曰繫乃曾父元武列之刺國初草昧慨然攬轡被堅執
銳野戰畧地孰云鹿才不識丁字明月詠歌磨墨指
鼻鏃腸石心蘭苕翡翠百世流芳萬口同羨乃袒克家
箕裘勿墜使不辱余守節死誼眷先皇考骨骸不媚
盆盞之中盪洗古器秦歟漢歟猶辨欵識赤源相一
紀在位二號令下雲行雨施四方引領俊又麟萃
照乘收光在下和匱公等父子待以不次千載一
時青雲附驥相君即世奉厥後嗣一門繼踵豈
心不戴望公相廣為人小異風采凜凜囊錐穎利
功名唾手要將歷試公在去年喪考喪事今年
在公窀穸遽至人之善良造物所忌九仞為山
止於一篲千里駿足半途而躓畏友公我亦

孺稚條駿如舞相聚嬉戲相府潭二雍容車騎落
花遊絲鸞歌鼓吹聽松之館坐而假寐數月之臺
醉眠共被如水毋蝦不須更誰如磁石鍊緣契有
自軫念相君不可再視公我梁木已壞厚底疾革
徵我辭訣辟晬晬篋神定閱世脫屣炷一鉢香從
一掬淚我哭而慟非公誰為嗚呼哀哉尚享

祭允中伋侍者文

維嘉吉元年歲會辛酉三月丙戌朔十三日庚戌
惠山允中伋公侍者入於無聲三昧越四月四日女人
某具湯茗時羞之奠哭之以文曰嗚乎豫章之為
村也必有干霄蔽日之餘而按之於毫末之始則不
能成其器矣騏驥之為馭也必有過都歷塊之足而
絆之於跬步之間則不得盡其能矣吾嘗以為誰

法道陵遲者年凋謝之餘庶幾其得後進雋秀者
一人而勃興焉嗚乎若我允中實豫章其種騏驥其
秉期夫子德隨年而益然壽僅止於弱齡夫子運失
其所憑若人固當為菴社惜况亦私情素厚之交
用者哉嗚乎哀哉剝啄敲門我出應兮彼諷琅共
蘭灯兮幽明路殊不可徵兮額天絕叫氣填膺兮
死生攸且理有恒兮矢辭一慟香烟疑兮嗚乎哀哉
伏惟尚享

題淵明歸去來圖

淵明歸去來辭有云舟搖以輕颺則知自彭澤而至
柴桑相去百里九江一水所縈帶而途程所經必舟行
矣然世之畫者所圖或扶策於松逕或引壺於菊籬
謂之淵明歸來圖也斯其慶家樂事而已豈歸路

中所為有之哉。今觀斯圖，滿目淵明，頭戴葛巾，舟颺
衣飄，出蓬屋，立船頭，篙者櫓手，足俱忙，皆有促著岼
之態矣。及其舟漸進，而吾廬亦近，耳門墻屋宇，彷彿
相望，妻兒傍候，僮奴出拜，若有喜翁歸之狀矣。則
死然歸來圖也。決非此方庸史新意思，想其元明間名
畫之搨本矣。顧予於畫不知工拙也，以其子淵明之辭
相合者為得其實。蓋淵明嘗為彭澤令，聊欲絃歌以
為三逕之資也，而不為折晉向晉，即日解印而去，所
謂歸去來辭。此時而作千載之下好事者，畫而為圖，傳
于世，倘得一世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一觀斯圖，以有音於
尚友淵明之高風，則庶幾乎兌鐘鳴漏盡之謂乎。
書顏氏家訓後

予讀顏氏家訓，至其教子篇，掩卷嘆曰：凡為人之父
而憂其子不肖者，古今一也。釋氏子人之子，以教以育，然
則我實其父也。予社有青衿數輩，不好學，逆於教誨，
溫飽外絕無所業，恐其為善日遠，為惡日稔，而使彼
猶鮑之香，倘襲人矣。乃撮教子篇中一二警策，書之
座右，汝克日三者，猶賢於佩帶繆爾。若讀此語，無慚
悔之心，非人也。豈不慎哉。永享九年八月十七日，彥志。

跋賀秀嶽出世頌後

余每歎以為古今抱道負才之士，與時不偶，而屏迹於
草茆之外，幽而不耀者，多矣。今觀東洋雪心，蘆剡，與
謀起故人秀嶽於隱退之序，如恐失一士者，嗟乎！使當
路皆有是心，則足以慰余所歎也。庶幾茲舉自今日
始，然則諸公倡和之盛，實非賀一人瑞世而為天下賀
也。

題秋庭元明為親書蓮經後

是芥陀妙經者秋庭平元明所書而為先考秋谷資其冥福也蓋其世人或書或誦或造以救困脫若者不可枚舉善哉元明所書亦功德不虛矣然元明參佐京兆源君夙夜猶廢寢食奚暇而書是經如此非至孝則莫為也直得一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一字一字中一點一五畫皆從你至孝之一念寫出將來以酬於先考罔極之恩豈可以口舌贊揚而盡哉予少時及見秋谷所事若拙公亦猶見元明所事京兆君應永丙午若拙捐館舍後二年戊申秋谷卒今洎長祿庚辰既三十有三年矣是歲四月二十有二日其忌辰也元明以執友故得予記歲月於經卷末云

跋招月与慶本居士書後

招月老人手書一通首題和歌一篇而更作小假字蓋為賀列使君富樫慶本居士中歲去國在外之日所以向訊其起居也居士既召還京師則老人不在矣使室秘其書而疲滿辱恐有久而人不知其所自請余紀其顛末余以為大凡士之窮而在寮閭境零丁孤苦偶得他人方外之書向而喜有餘矣達而在顯榮地志滿氣得雖有親戚故交之刺謁而似不相識勢固然矣居士在外多年備嘗險艱寧為不窮乎今復得列五馬之貴寧為不達乎然以不舍故曰雖一裘前手染之餘猶如恐失之豈是達而忘窮者哉乃知嘗後之時而獨之推不出此心言也老人諱正徹號清岩招月者人因其所居以稱焉尤長於和歌每一篇出人爭誦之雖士大夫家為專門之學者有所不及也居士從

游之厚必有沾於膏馥矣。復尋居士曾在崇禪會中
參扣頗有所得。崇禪於余有贊老搭背之舊。居士
因崇禪知余名耳。遂因居士之請。畧述招月手書
所自。兼期望居士於遠者大者。也。寬正二年辛巳
秋八月十有八日村庵某書。

政悅道居士與玉岫和尚書後

弘源圓極禪師初在龜山首座寮。冬節東拂之明
日。岩極悅道居士寄書并偈以賀焉。鄭重其言可
見護法之誠。若使今日之朝官時宰相皆有此心。則
叢林之衰未若是甚矣。後四十餘年得見此筆迹
不覺令人長太息也。禪師水上王之次子而後。嗟峨帝
六世之孫也。居士之皇考妙觀春林公乃為子而毓之。
居士少於禪師三歲。乃為兄而敬之。其豎拂提唱冬

節蓋應永二十五年戊戌十一月六日也。明日居士書偈至首
曰。昨日尾日初七可考矣。是取禪師年四十四歲而居士
年四十一歲也。禪師之諸徒在弘源者某。皆曰。熟知吾師
子居士莫余若者。請記其末。弗辭。偈叙云。寬正二年
辛巳重九後一日聽松村衲某謹書。

為相國稜嚴頭跋觀音經

稜嚴會上五三聖者各證圓通。雖然文殊法王子奉佛
世尊慈旨以為娑婆救躄實在音聲。故推觀音而為
狀元而已。御前萬年名藍古玉玖公今夏選在稜嚴
之勝會而膺首唱之嘉職。其友夫已氏乃於蓮花經
中繕寫普門一品以遺古玉為壽。蓋庶幾彼觀音之狀
元者耶。吾聞此菩薩巧方便隨機赴感。統拳聲稱
觀未遑稱世音而祈便得矣。於是余合爪作是言。

善哉寫此經非惟觀世音我亦徒中證旨寬正五年
甲申解制日印庵某書

為相國小參禪客希宗侍者題文殊經後

二十年之前竺乾老瞿曇四十九年三百餘會隨處
說法皆是由文殊大士助化也矧夫一切群有志能蒙
八不之利獲五阿之驗者不知然而然矣二十年之後
東博桑萬年相國冬夕小參希宗南士臨席問禪又
是相助其化也然不在前二十年不移易一絲毫在後
二十年一絲毫不移易可謂希宗即文殊即希宗
唯一文殊無二文殊傍有毛穎更於單帑上打閑之
遠云脫其未信請看此經寬正五年甲申冬至某書

題西宗藏主秘密藏記後

秘密藏者何所以名藏書之室也藏書者何所以

藏先靈源一所蓋內外之典也秘密者何所以寶曰物而
保護不失也作記者何所以遺後世而告經始之一所由
也予謂賢哉西宗為人之後者以西宗之志為志則一憂
足矣俗諺有之曰不肖子弟有三變一為壽魚蠹書而
食是三變之一也吁今之世猶皆豈亦有賢如正宗
者乎於是不惟寶秘密藏之有成而寶靈源之有後
且志諸記末寬正六年乙酉六月五日村庵某書

小笠原右京亮源道資画像贊 有序

小笠原右京亮源道資其先食菜於肥列不松浦
豐永庄兼父中徙于土列長岡界鄉其後世於今
為土列人也寬正乙酉歲讀土二列合兵討豫列之
賊道資之父筑列茂資以老家居独道資少壯勇
行從本列刺史新岡平之實之軍而與賊屢戰身

屢被劄事奪于某師乃賜書而勞慰之然而當是取
擁其兵執其柄者以破賊不為急坐觀窮虜長其
姦計是以陰與海壘諸島相結嘯聚蜂起而終至
不可禦焉道資等猶守岩川孤城一以當十力挽
彊弓射賊十數人徹甲七注中者盡殫然城中無水
已七日矣自謂我死在今日乃截片紙書己姓名繫
之頭髮而戰死跡此名益著矣又性好吹笛至死弄
焉其在戰場持笛者漢唐之士無之惟我朝平
敦盛與道資二人有之耳雖曰一時之把玩亦是千載
之風流也典廐道賢公謂予曰豐水茂資見其為
新聞所作之贊而寫其子道資像以求其贊幸
毋碎焉予喟然笑曰子固為父可求焉而父寧為子
可求焉耶故弗碎而應命道資年二十七九月十一

日死先新聞之實僅六日矣法諱常崇其魏朝岳叟
江鄂翁之法孫也其贊曰面於圖上見名自海南聞
惟山岳之乃子秀乃在古今而超群挽六鈞弓射透千里
甲橫一枝笛吹開萬里雲紙犢凌尚存其父汗馬
勞獨奉於君為告董南之良史無慚巡遠之奇勲
文正元年丙戌十二月三日聽松村庵其書

與靈翰侍者書

靈翰侍者几下善憲歸時傳其赴京師途中作於其
一篇中亦店板橋霜帶月蓑衣箬笠雨和風此句尤
佳用庭筠志和之詩描出一聯佳對語簡而意盡
矣老夫偶得此口而不絕傾倒之至也矧與翰別來
既數日獨處無可伴案上有所留詩卷每諷玩以慰
懷耳簷滴雨聲寒雲盡池添水色薄冰鞅形容

春初之物色者甚矣。園人送菜村家近道者，栽松野寺幽村裏，野態死在人月前矣。一身客裏萍漂水，事人間業墮霜。亂鬣旅寓之中，令人多感慨矣。幽人只掃菴苔，逕好客寧敲蓬華門。出於空谷不聳登，然之口矣。打菴黃葉客無睡，侵砌苔人來此著。寂之境，少日忙懷如何禁得矣。暑向清風來處，退涼後積雨寄時生。語自老意用得，退之時秋積雨寄矣。唱和投筒居易積來，過覆飯子與桑，用人名有來處。曾此對者未聳矣。簾外鳥聲春百刻，欄前花影月三更。自然麗句吟而可老矣。略舉數句，是類甚多。殆其天稟之詩材耶？非老夫譽兒之癖也。然所恨近來遊手廢學，而如自棄者何也？老夫心深憂之，而口未發之，恐其逆耳而敗意也。翰雨自今慨然立志，而袒肩黃

槓

卷之中，嚼手青灯之下，則彼蠢一流輩皆望塵而却。勉哉。老夫為夢來詩之羨，愈念玉女於成者也。行李倉卒，紙短心長，不悉。文明元年八月二十五日，邨菴老夫再拜。

書鳳童所寫聚分略韻

鳳童年未至於志學，手自寫聚分略韻，可謂老成矣。子畫亦妙麗，後當有大進也。余欣然而告之曰：蓋讀書不如寫書，一更手寫則永不忘，是乃后生為學之術也。它日吾將觀汝學之自小而至大者，今之所謂韻書且假道於唐虞乎耳。

崇禎石典廡芳門公畫像贊

多由殿求

有方伯連率之令望，而不受其封爵，有元勳舊德之重名，而不夸其世家。然奉吾主則盡忠誠，無戴雖視他人而齊觀，嚴弗差一所以虜中猶問其起居。

之狀猶天下皆借據錄論於齒牙遂扶國步而返正不
使人心而納邪至若為護法大檀越建一精藍則頗
超帝釋之插草似談空老毘耶居方丈室則不容天
女之散花所謂世間出世間真大夫者除此公外茂
以加焉

南陽字說

龍安老師弟子行中得一好漢即鳳侍者是也嘗奉
京兆公之命自其鬢髮之初後予而居同燈窓於陋
巷之中但恐越雞之不能伏鵠卯矣一日從容索字於
予因而字之曰南陽且要解釋其義予提其耳告
曰昔者忠國師受南華心印居南陽檀谷莠業擁
跌而禪坐者于茲有年矣遂入對金鑾殿為帝王之
師天下謂之南陽國師同時丹霞天然偶謁國師未

見國師先与侍者問答丹霞謂侍者曰鳳生鳳兒爾來
叢林有南陽鳳凰兒之稱也今拙斯語以設吾子之字
者慕蘭之語也然古德對機問答雖似平常說話
更有玄微妙密處吾輩徒見其皮屑不易窺其肺
腑矣幸請問龍安老師必能為吾子說破予無復可
解釋者竊以臆論重為瀆告曰我本朝之有大德國師
猶如彼唐朝之有南陽國師方今龍安老師巍然山
立乃崇大德國師的相兼之正傳也端君丈室指揮
方來吾子入其大鑪鞴中但鍛鍊時至成就法器則
輝光袒先之道独步寰宇之間不亦太盛乎所謂南
陽無賤士者不可誣矣予既老矣無能為也歸師江
湖之上隨身只一羊裘耳一貫一賤霄壤邈爾所謂
南陽有故人者不可忘矣併書付之

玉林怡溪居士畫像贊

之善厥政固求

故野刻太守玉林源公持春又名常竹子怡溪乃開國忠臣光勝賴春第四世之曾孫也妙觀春林乃為其皇祖也太寧彥德乃為其皇考也彥德乃岩極悅道之貴弟也公為悅道之猶子也悅道為公之孫父也可謂於天下亦不賤矣性智玉峰弘源春垂崇禪芳門為公從兄弟並仕於應永享之朝人比之狄氏桃李實一門盛事也蓋公有力而善射享或於步射或於騎射自然為第一手矣昔升父悅道燕居間暇時每與諸子姪論射曰夫子一所謂射不主皮不以教其威儀有休進退有節而善發善中者此公其得之矣射家者流謂之如頰流之篙言其彼此相得所宜者也公其有之矣且夫嚴毅勁正之氣雄健英烈之勢可以屬大事可

以當一面然天不留此公於今日亦國家之不幸也至其談禪機鋒靡倒宿衲能為外衛而力補釋天者邪其贊曰開國元功維公曾祖如漢蕭曹似唐房杜四葉貽厥克繼家譜氣貌雄偉有文有武虎豹之章鳳凰之羽步射騎射威儀可觀孔丘天縱射矍之圃微言在耳及不為主公得於心中其規矩妙手擅場以第一教國家有公擎天一柱忠肝義膽外禦其侮矧有法門風生談塵如無垢衲居于稻土願諸後昆弥昌門戶如群玉冰光耀今古

書中川子捧心方後

古之良醫秦越人之治病望見其人而知死生於今之世不得越人則不可不有方善是中川子捧心方之所由作也禮曰醫國之世不服其藥蓋夫非傳在業則

恐其術之不精也。余嘗中川子之於醫，某數世相承，豈帝三在而已哉！况其因症用藥，自多試驗，而作此書，所以取信也。行之於天下，施之於后世，則活人活國之功必大矣。然名曰捧心者，必已以謙耳。余乃謂是捧心之捧心也，非東施之捧心也。歡者念茲，天明去歲六月村庵書。

曾我徹忘通公壽像贊

荆山之璞，遇良工而倍價。於連城鄧林之材，待巧匠而展用於大厦。故雖丈夫之行藏，亦預識者之取舍。此公際賢主，願許身為萬騎之先。賢主得此公，遂馳譽在千載之下。暮年憑仗方丈之龍，郭直下感得四時之般。若日二口皮角，課法華六萬餘言。時二手腕頭轉教珠一百八顆，所以好報在好心。善因成善果者也。

題梅陽琴社二公詩卷尾

故人梅陽琴社二公，頃避亂居于湖陰里。卷偶相接，進俸多暇日，便相与撰題名賦詩。吾篇二公之詩，合二百篇。梅陽叙于編端，是道所由矣。琴社持來京師，命余品評。余相為語曰：二公乃二蘭之孫，蕙之子也。餘芳襲人者，夥矣。雖老而願其見教耳。豈復有求於余乎！然余自得此詩，孰讀玩味日久，頗知其規摹，意態之有家法矣。蓋二人同賦一題，而二詩皆佳。如其優劣，何譬如一雙白璧，亦美而無瑕，則如其輕重，何是余品評所難矣。二公其國之姑倩管城子一任渠點頭，余在側措手而已。

龍安右京兆仁榮居士壽像贊

風神高邁，望之儼然。不可犯干，雅量塵懷。即之汪然。

不可泯滅威行靈制乎雷馳教化雲行雨施在昔父
祖綱贊人主而致開國之功所以稱四海一家迄今
朝廷倚賴吾公而定平戎之策所以魏長城萬
里矧乎英雄盡入其彀中兵甲收在其胸次公之
秉此時也若楚漢割鴻溝東西然公之視此在也
如蠻觸爭端角左右耳蓋夫公之入吾禪也於故龍
安教繪既成矣於今新安點眼既畢矣宜哉玲瓏
如是快活如是在宰官居士中古今罕覩其比加之
維此忠烈故家蟬聯爵位乃垂裕於後昆而山河
誓終始者也

北禪瑞溪和尚真贊

御雲景星郁二榮三惟師之曹刊照乘夜光
溫潤堅剛惟師之文章得松風十二時遺音是以

提擲先師公案傳花月三千篇絕唱足以輔三季運
宗猷衆論諸佛檄而喚水潦鶴獨弄村田樂而
烹露地牛三轉鹿苑法輪衛師加一國之師而讓之
不足貴一絳龍峯疏幣極位在五山之上而視之不為
尊痛掃今時影迹力究古道溯源無乃賣佛祖
以漁利自然容龍象而駁奪氣折萬夫砥柱屹立
身殿諸老靈光巍存蓋其非尋常阿師之跋望
所以致七百甲子之願言夫是之謂美天萬年大
禪佛正覺三世的骨孫者也

萬年前席北禪瑞溪和尚慈像神足春美
芳公首座以師遺命未索予陋贊拒辱不獲
謹為之贊之文明甲午年夏未字比丘

海邊齋詩序

翰有鄰一所居書屋數間而已笑巡簷封殖梅花數
株日吟詠甚下予題之曰梅邊之齋范石湖有詠云
月從雲後皆奇收天到梅邊有別春此聯上句言
雪月佳景點埃不到之處也下句言乾坤生意一
分漏洩之時也每一詠玩之便覺精爽甚哉就中摘
用梅邊二字自以為名子齊相契至乃秋崖亦云總
近梅花詠便好梅花前世定詩人此二句予甚愛
之豈夫有梅花能令人工其詩之謂乎寧復有前後
夙世之習乎詩人愛梅親切處不覺放與於尋常
準繩之表耳然以其詩見其人則寔咫尺不遠於梅
也者也至若西湖之和靖所謂疏影暗香之句知南之
放翁所謂一樹放翁之句皆是梅花舊公案也以其
人見其詩則豈又造次在於梅花之外者哉凡是

能詩者而必愛梅也愛梅者而必能詩也繇此言之雖
云梅花能令人工其詩亦不為誣矣蓋夫有遊雅淡而
習藻績居海山而化琴工者則除孺所致氣躰一所
移是造物者之自然也而今觀有鄰之愛梅也風晨必
於梅月夕必於梅置身於香影之中徘徊又如雖欲
不言詩而不可無詩况亦言詩而不可不工既曰梅花
則詩從之矣抑為琴工之所化邪亦為藻績之所習
邪若其不独使和靖放翁石湖秋崖諸人擅義名於
前古則無愧為梅邊之齋之東道也予雖羨暮此
窳百事不掛于眼而猶願見有鄰有梅花之詠於
是投瘡之不可忍也先拙詩以挑之云尔詩曰屋傍梅
花樹鳥住誰能不道是詩人難題和靖兩三首易化
放翁于億身影轉月窓疎似畫香浮冰硯暗如塵

西湖未遠劍南近吟境一般天地春

寄題江山好處亭詩序

温仲純上人文明初自大唐回後避京師亂至于江列而寓居焉江列有湖乃天下之壯觀也凡量其大則可吞若杭列之西湖者八九矣爰相面勢按湖之濱築一亭子吟歎於斯名之曰江山好處亭蓋其湯亭之曾者湖也縱橫浩淼一碧萬頃而環湖之背者山也遠近周遭諸峰四圍四時朝暮千態萬狀不可勝言也既倒彼西子西湖淡粧濃抹者多矣温仲與兒子翰友善以書遺京師具言湖亭之勝絕如此而請予作詩題亭予老矣不能往觀詩竟復可能哉嘗葦原興公遙想天台之神秀而不得往使人因其狀而為之賦所謂擲地金聲者也而今温仲能於書中而所言實

愈於圖上之所見但愧予詩不如興公賦而已矣然而不獲嘿止書以遺之江山最好知何處莫似湖亭四面看於越峰巒窺戶牖具區瀛溟拍闥于坐疑畫屏風轉行窺水晶宮殿寬此景豈非天地外萬塵戎馬滿長安

藤元康扇畫杜甫飯顆圖詩序

藤左金吾元康嘗使工於扇上畫李白飯顆山頭逢杜甫詩圖二子風流態度宛然在目因雖見畫而如見詩矣蓋言山髯飯顆寧其可食乎且况阜午其飢可知矣實欲言飢而瘦耳且佯向為作詩若耶皆自白所以朝甫也元康亦寫吾真而居其中挾矢于腰櫜弓于膝意氣揚其勢絕倫也自謂吾輩武人一生暖飽唯弓馬是習及後以遊樂則樂矣顧視杜甫太瘦生未知可不可

輒作詩題其上頗似為杜甫解朝者矣元康既逝二十九
年而予觀此詩與畫次韻題之實不救飢名飯山唯言
詩瘦更詩斑知公千古解朝意肥馬輕裘似汗顏

元康扇畫劉伶酒壺圖詩序

元康子野僧山客遊談次常言晉人劉伯倫酷嗜酒茗
每出携酒壺使人荷鍾隨之曰若醉死則輒埋其所
貴者不怖死生是真達者也至東坡有言常佐劉伶
死便埋豈伊忘死未忘骸其所恨者猶有骸之累
非真達者也又作劉伶携壺荷鍾圖及所題詩意太
率言其馳馬逐犬遊戲於骸骸之外所勝於伯倫者為
多矣按茲圖在一扇中分其背畫而成兩幅於其面畫
杜甫於其背畫劉伶併見則可也然其所為雖如滑稽
其旨遠矣豈不謗見者所能及哉元康又名承貞號

松岩初稱龐庵居士雖以武為家亦有文雅時作詩有
可觀者其歌篇載在新續古今集中名傳不朽人皆
歌詠焉其子侍中元未子以予為親友故持茲圖來謂曰
是先人所為也請着一語使後來者一見而易辨焉然
予老矣如記厓畧弗暇覩縷且復和其詩云荷鍾風流
名不埋形骸底事尚干懷喜公狗馬相馳逐每促歸鞍
日夕佳文明乙未六月立秋書于城北岩極之村庵

為本上人題雲庵

本公上人雲水自在無所住着風然來求菴名予乃以
雲菴稱焉蓋夫雲之為庵也江湖之上山林之間在
皆雲處皆庵若謠有雲即為有庵也然則隨身一
箇雲庵也何往而非汝之雲庵耶更請為老僧八力
子半間高枕閑卧可也矣

增悟菴主真聞音公壽像贊

面目至露真實語言掃除浮華南芳老師翁度
人置籌名預其教北禪大宗匠表德立號龍茂以加
聞即真聞耳邊任擊竹節悟益增悟眼裏慣覘施
花列縣白踏非兩齒列江湖縱派与吾肩或時跨
三脚驢子而橫行乎扶桑第一士峯頂或時牧一頭牯
牛而獨步乎芳草東西溪水涯今日住菴隨公過
藏拳袖裏煮山茶

寄題江戶城靜勝軒詩後序

古今壯遊之士有志於四方者必以經歷關左山東之地
為先季允遊關左者必以見富士山過武藏野渡隅
田河登筑波山列皆誇四方觀遊之美也予壯年之
時改而望之然今菴矣遂初志者百不獲一以是為恨

頃聳大田左金吾源公者關左之豪英也守武列江戶城
而有功於國矣蓋武之為列也以用武為名甲兵四十
萬應卒如響乃山東之名邦也江戶之城於是乎在
雄扼其要而堅倚其壘所以一人當險而萬虜不進
亦乃武列之名城也矧夫此城最鍾勝景是天下之所
稀也睥睨之際隨地形勢彼有樓館此有臺榭特
置一軒扁曰靜勝之軒是為其甲也亭曰泊船齊曰會
雪各其附庸也若其憑軒燕坐回瞻四面則西北有皇
土山有武藏野東南有隅田河有筑波山此乃四方之
觀在此一城也而一城之勝又在此一軒也繇是四方有
志之士不欲復遠遊但願一登此城到此軒者亦其理
之當然也而今金吾公託湛客之西上者求京師諸
人之題詠而得藻飾其軒楣間之詩板也得命同題

者及予五人然此五人之中東遊躬歷其地者惟統正
第人而已故以序屬正東具陳于前告不知者如
往觀學於是就予以求后題不肯拒辭輒用所奉
於正宗之說而附于篇末且復傳語金吾公雖予老
矣之後而致望之志尚在焉

致菊池藤重朝送育季林赴京師倡和詩後
清源季林師適自紫陽而到皇都之日与故友舊朋
出迎者相誇云我自遠方所齎至宝壹可埒國豈不
快諸輩之先觀乎手探其袖中得學乃肥列太守
菊池藤公送季林之詩一篇而已詩云驛路迢迢萬
里餘長安到日定何如天顏咫尺五雲上着紫似梨
拜認書傾席相賀云羨哉此詩誠有微意所謂天
顏五雲者其處諸藩而戀闕之心乎大節如藤公於

今所罕見也所謂似梨認書者其領巨制而兼命之識
乎顯榮如季林在古所巨遇也然則為至宝亦不虛矣
錄是公之詩与公之名盛傳輦轍之下以葦於鹿苑大
僧錄辱賜其和以稱揚學及一時諸賢各當例而廣
載學既復壯衣漢成軸而季林持來請予識其所由
予輒展其軸而從頭屈指則凡和者其若若干人然
季林之和未之有也蓋藤公之詩所以送於其行
也寧其可無和乎乃督季林俾之和而後予題其
末云

粟屋實列雲岩居士像贊

水之浚泉源者其流派必瀟漫乎九縣之間所以
新羅之裔苗得武由而振越也木之強根柢者其
枝葉必蕃茂乎百世之後所以武由之宗族得粟屋

而光榮也矧于錐曰粟屋氏門閭多士然得賈列一人而集大成也於是乎其木也或成廣廈高屋則擇十章杞梓而大用也其水也或為長江大河則容萬斛鱗鱗而橫行也夫是之謂賈列太守雲岩居士薰天臺貴蓋世功名者也

重題牧牛圖記後

此牧牛圖予於五十年前作記數百言有系於其上者步作可悔矣今復於五十年後得看此畫則莫有異於舊者乎是此相而數筆之向野次曠遠平蕪蒼莽之地其東如無東其西如無西鬢髮手不知其為幾許里也畫有二牧童所占得矣或跨牛背且行且止而徐緩者一人或放牛伏於草間躬憩于樹陰之下坐而脫屣者一人彼此兩

犛笛上下互相和有如狂如喜之狀是皆不異於舊者也然予記亡之定為何人氏覆樽曾詭去而已矣感然有所感者又強顏作詩題畫牧童似舊問如何看畫題詩感既多五十年來成底事輸渠兩笠子烟蓑

海峯魏說

泉守清負秀法名常通就予需道號乃相命以海峯且謔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其江河之多雖言之分派別混不已悉通于海而海能收之不泄是故其大巨量亦於海之中央一峯巍然後聳立未凌絕頂之先塊視衆山之小高哉不知為幾踰繕那所謂海便是昆廬海峯豈非妙高峯未審孰是善賤孰非德雲儻待別峯相見猶是隔海在常中通海峯批其要津剖判是非所貴青雲有公論至

至祝

勢列全室居士預修祭文

法名常安道号全室字貞宗

維某年月日外道友比丘某等達于勢列太守
全室居士平公預修佛事之良辰謹應其命以致
生祭其文曰猗歟維公高曾之存興也與吾國家俱
矣封建誓於帶礪元勳銘於尋鼎風雲際會在
厥初矣公秉其七葉耀於千古義準保傳仁被黎
庶朝野之所倚賴者尤夥而如廣廈萬間之庇庶
者可謂渠上矣且夫海內四方義平日久則亂必生
魏令時寬則女姦必成繇丁亥引九夷入寇而九重
宮闕悉陷犬羊之腥臊迄丁酉垂一紀退賊而一夕灰
燼俄室狐狸之窟穴是公有中道之燃炬深念而所
患有學度之燃屋運籌而所決赫然成大功者特

殊矣然則今京師之收復是公而困之則為易非公而
效之則為難是故我輩願言雖持去方百由旬芥城
之芥而於公尚足以保其壽拂盡方四十里石却之
石而於公尚足以延其齡也可謂國有人而無虞矣
然而公其夙受吾佛之付屬而今為大法之檀度等
視死生如同夜旦預修後事兼備尊章於前陶
彭澤子秦淮海未死而自製文而後簡北碕為達
老宿雖生而猶設祭某也蕪辭一篇速香一炷姑攀
其例以充其需矣伏惟尚享

居家四本補亡書後題

事林廣記警世人事類中載余氏家約所稱居
家四本者其一曰讀書起家之本其二曰循理保
家之本其三曰勤儉治家之本其四曰和順齊家

之本予嘗論此四本者。錄大學八條目之例。而可辨乎。
若夫讀書起家。而后循理。保家循理。而后勤儉治
家。勤儉而后和順。齊家其先后次第。自然脗合
矣。凡公侯及士庶人家。造次顛沛。目想心存。不忘
斯言。則其本必立。而其末必成矣。豈其可容易哉。
京師陳負外郎。祖田家有樗寮。張溫夫之所書。余
氏居家四本之石刻。負外尤珍秘之。頃許借予觀
之。然其讀書二字大而在上。如見門閭之題扁。其
起家之本四字小而在下。如見章句之註解。蓋言起家
者本於讀書也。餘皆効是惜乎。於張溫夫之所書居
家四本之中。而遺亡勤儉治家之本。一本負外百計求
之。而未得之矣。竊意周詩三百五篇。實所經聖刪。而
有其義亡其辭者。六篇東廣微何人。則作詩以補其

亡哉。彼於周詩亦猶如此。吾特求善書之人。而摹倣
張溫夫之筆畫。寫成勤儉之本。以補其亡矣。不亦可
哉。於是要求善書之人。亦未易得之矣。負外一日候
謁梅花坊下。謹再拜言相公閣下。祖由不幸。而於張溫
夫之所書居家四本之中。而遺亡勤儉治家之本。之
一本。僅大小六字而已。伏願閣下無事時。一揮台翰。
以補其亡。何賜加辱。相公領之。殆平嘉其嗜好不在
今時。乃書一所謂大小六字。以賜之。字畫遒勁。筆勢迅
動。黑紙白字。與張溫夫之石刻無差。但有新舊之異
耳。談客或謂張溫夫宋季之一儒也。猶有其書之可
傳於世。是吾相公本朝良弼。當世大賢。雖言其書不
工。而一可貴也。况亦其精妙哉。世以為公論矣。負外
過夸於予曰。台翰一揮。而四本具矣。請着一語于其

下而述勤儉補亡之所由則我所欲也予曰所謂讀書之本者相庵老歎以為天下之道無不出於書乃一言而盡矣顧惟或馬前卒或府中居皆由學與不學也歟所謂循理之本者卧雲殘衲一生喙哽眼空無人然而瀆貫花偈發無礙辯悉會萬殊而歸一理矣所謂和順之本者桃花野人之言要令一世婦姑勃谿者之室家皆得其和樂矣亦是經濟之澤所以及物也梅花野人者相公自稱也然今負外以所謂勤儉之本將徵予之言齒于其間辭夫羣玉之中雜以一硤硤則如其非類何若不得已予葦一論重為告之所謂居家四本者有先后有次第以歸大學八條目之例踐而行之則有何不可矣然亦負外之家四本既具裝潢成幅張之于壁間寘之于座側其畫法足以悅目其

要言足以警心則自起家而至齊家者指期可待矣就中所謂勤儉治家者其第三之本也在于循理保家之后和順齊家之先其次第繇是可辨焉勤者力行不急之謂也儉者節用不奢之謂也故勤儉則有常足之樂古之人以為美德也與彼慳風番雨之俚諺相去遠矣負外勉哉四本之義止於此矣予又葦桃花相公葦為負外即袒田考其家系辨其自出者尤審矣且言元末人負外即陳頌袒字宗敬乃江南路總管陳友諒之宗族也大明初避亂來歸于吾邦其後子孫終為日東人也宗敬生宗壽字大年二又生某某又生袒田皆相襲以負外即稱之大年恒遊岩栖悅道源公之門下予兒時數見其人狀貌魁偉能解唐言者也悅道知大年精於醫學以先武列

公所藏聖濟總錄二百卷付與于其家今之負外猶能言之予偶繇觀負外所秘居家四本之書幅不覺相詬及泚記是乃老人之常情也幸相裁察乎天明庚子春書于岩栖之村庵

華谷號說

內藤河內公法名宗繁就予見索道號乃今以華谷之號命之且復以華谷之義告之吾金僊氏二千年前於靈山會上拈一枝金波羅夷華普示大衆當時百萬人天悉皆因措唯金色頭陀一人破顏微笑蓋其迅機瞥轉頓領會拈華之旨譬如彼空谷一聲相呼則一聲相應希有希有河內公奉君主有忠節在官無餘暇然於吾禪道佛法有信心在然而不俗此號曰華曰谷何案微笑相應之時節者矣至祝

題等悅所藏如說牧牛圖

等悅號雲峯最工畫而師等揭得其筆法以其所秘如說畫牧牛圖付于悅以表其傳依鉢也蓋如說之於悅乃師師師也相兼有自來矣頃歲悅遊大唐而回人皆謂其畫進於曩時為予許作西湖圖未得其暇而已

秀林字說

嘉木之有其種而生者先於萌芽之初而知有其才也矣蓋至其稼章生其稼章其樞柵生其樞柵則其有種而有才者固可驗矣凡於其初也或稼章耶柵柵耶或樞柵耶杞梓耶戟之而生欣之而榮霜露之所育歲月之所經咸能真之然森之然或百尺之長或千章之多其茂而秀出者綿亘相望遠

逞而在遂迺成于雲蔽日之鉅林焉然後遭逢天下
用才之盛時則擇焉成明堂之梁架焉作大厦之棟
是其所待大矣龍阜有少年而佳者其名曰才屬
予需其字予輒以秀林稱焉乃擬比於彼秀出而
成鉅林者也豫章之其種也揆柵之其才也擇焉
架焉為梁作棟者跛予望之是其所待亦大矣矧
夫才也佳少年之有才而克圖大者也予之擬比而所待
者必大成焉

芳溪号說

常樂老人其名曰菊就予索其雅號予曰菊有芳
云者昔漢武泛汾時其樂而所歌也請以芳溪稱焉
或云芳之為義也可矣然稱溪者何也予又曰曹溪
者東土第六禪祖演法之源頭也此溪之為水也甚

香而味甘矣於今誠曹溪一勺之芳潤者其常樂老人
耶故以芳溪為號焉

南華号說

海南之列有年少而佳者其名曰能需號於予乃以
南華稱焉或者謂在昔蒙人莊周氏賢而有道術號
南華真人其膺著書號南華真經於其慕蘭於斯
者歎予曰彼蒙莊者詆孔子而明老子好寓言而無
事實寔非予之所取矣東土三末有慧能師袒初
參東山而契其旨山乃以衣法付之衆有問衣法誰
得山即答能者得由此觀之東山所印慧能者甚深
矣其後往韶列在曹溪說法利生曹溪乃南華也
一時雖有北秀北漸而無復相繼者矣南能南頓
乃法道傳于古今兒孫遍于寰宇於今能也以

南華為其號豈効莊周氏荒唐之言者哉殊於曹
漢也致期望祝規之意而已矣

為典廡書應制三詩後 細川政國

今天子御宇文明十有二載庚子之秋有制今朝整經
素有文備者冬用四方名山川之勝既百世古賢聖之
異蹟而命其題每人賜三題作為詩歌三篇以獻納焉
予亦竊吹其數得題者三曰芳野二曰龍田河三曰元
博立或傳上得知予老且懶而進詩亦太遲也錄是勉
強題詩三篇謹奉進焉顧慚其拙速而已典廡源公才
識明敏詞翰妙麗亦一世之所服膺也然今欲見予
應制之作乃書以隨其求所謂鏡明羞面醜者但佞
一莞為多幸云尔 詩見于前

細川公侯同儼畫像贊

賴元一賴元一滿元一
持元一持元一勝元一

天潢疏派細川同源賴春奮起匪躬國存享子賴之
武整頓乾坤賴元非京兆平反有二賢子元滿元才牙律
長嫡滿元道手天下砥四海名喧功侔造化其君生靈
恩持元性持之源亦三弟昆賢持二持相繼勝元厥孫
龍孫又生子元共彼朝暉故家喬木同帶深根其侯
伯世龍衣封爵惟尊松蘿亮隔桃李狄門有觀盛
事無愧贊言

小曹洙首座描予幻影安置聽松請贊

村夫子老凍儂有年無德八十龍鍾儻或不假巨
盤見顯餘力難以一臂扶起寂寥孤宗而况一條拄杖
子不在焉得施与奪作畧一箇竹篋子亦無寧為驗
背觸機鋒所以靠倒破木床上等閑又手當胸吐哉
上三寒山子太饒台孰其為之先容因甚麼道近

聽聲愈好微風吹幽松

書蘭坡四六稟

老坡翁一生游戲乎四六駢儷之文其行于叢林者於今四十餘年矣每一篇成躬自手之而過夸於予大似不避暗投按劍之矜季今既編集成一鉅帙且得予着語品評予以為坡翁一生駢儷之文猶如紀渚子養鬪鷄然其蚤年之文所謂方虛憍而恃氣也其中年之文所謂猶疾視而盛氣也其暮年之文所謂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也然則於駢四儷六之文雖一世詞場之士亦不奈他坡翁何

書琴林詩卷后

近來時世有詩人之名者甚夥矣然而得古作者之

風者未之有也每益有識之歎而已矣而今琴林自携詩卷來徵予評點凡一百有餘篇句之清新口之而不置章之俊逸手之而不叙是謂在今世而存古風者時有願况必曰老夫前言戲之爾然琴林所徵不已故借評者若干篇卷而還之文明士寅臆月立春村庵八十歲漫書

題三皇畫像

伏羲著莖是探神農藥草是嘗及軒轅之紀鳳曆整冠冕而垂衣裳且夫大矣哉方今於三十餘萬歲之後有日出處天子御宇而四彼三皇是故山陞區之志在獻芹曝然亦每仰望以祝吾皇睿等無疆者也

之間字說

津上人者紫陽島津族之族派也故其名稱津訖
予需其字即命曰之問當輩孔仲居當行使子路
問津於耦而耕者彼謂是知津矣吁其美哉夫
子之問也知而之問可矣不知而之問亦可矣凡天
地之字古今之宙從上佛祖百千法門皆是於問
處透徹乎矧乎夫子每事問之問不惟問津之問
而已若夫欲知佛道祖道之要津予又為兩報
言之問之問

同燈觀音天神像贊

是觀自在菩薩耶非大自在天神耶呼之尋常一
樣春風裏各自梅花小白花

贊達磨

黃金殿前與龍顏對面目實可憎語言亦難愛泛

一葦暗渡江奔忙什麼所在果然竇八布衫穿不
見道師心可戴

畫像自贊

鑄船打就久矣不要磁石指南呵上乾陪奉漢今日
看風使帆

堆雲了雨大長老偶有村叟畫像雖微贊詞
而無可贊聊信口自評而已文明丙午仲夏念
八村菴靈度書時年八十有四

武田樹岳宗鑄居士真贊

弓掛樽桑而誇大言然武威之名傳于千古劔斬
樓蘭而契上命乃恩寵之賞拜於一列至今大人光
祿守其家業維此公子禮部具其風流盡人臣之心
以事其君在至忠之所致盡人子之心以事其父

在純孝之所由，嗟乎身外有身，騎鯨李白夢中，
無夢化蝶，莊周願言，見再來許玄度，父在則其子
不遠遊，夫是之謂前禮部侍郎信親法号樹岳宗
鍊、樹用花處一休一不休者也。
父光祿求賢宗鍊純一
休弟子也

源典，鹿大幢居士壽像瑞朝童子求賢。

此公全具大慈悲，所以依佛手在家好菩薩，唯存
一真實，所以鬻鬚手閱世老禪師，雖然吾將謂
公其勝樂國德，雲比丘是與麼，則喚作善財者阿誰，
於是皆彼丈室左之右之，乃云看瑞朝童子相隨來
也。俗号改國法名道勝道号大幢

畫像自贊鳳藏主求

大宝兩鑑乃師，傳是不傳，空裏芭蕉摩詰畫，
用非無用，火火天梅藥簡齊詩，噴無用不傳真。

妙处南陽秘在鳳凰兒

畫像自贊梅翁億首座求

隨萋藪漢空腹高心入吾陋室者阿誰，有清風有
明日置我微軀者那處，不江湖不山林耐耐多年
有千莖白髮叮嚀，此地無二兩黃金幸然種得梅
億八十五翁歡喜深。

畫像昭首座請贊

穠菴昭首座繪予陋貌且求自贊，安置于丹陽岩
栖寺在昔，大鑑住建長請大林為記綱，即告衆
曰：出于佛海法海之後，而稱僧海者，大林寔其人
也。厥孫穠庵與予久相從，如同門舊，于今四十餘
年矣。故拙贊以隨其求云。

岩栖水清便是許由，掛木一瓢飲聽松風好，豈非寒

山落韵三百篇無自無他大千世界作今作古同一山
川但穰菴有僧海孫故態与村庵同 禅居袒舊緣
為我寫真存厚意千年常住又千年

書賀慶甫五十詩批点後

老村昔在弱歲而屢倍侍于蕉雪翁席次預聞齒
牙餘論於今為万幸而已每言年及衰暮若有以天
辞為請者難為酬對看宋景濂贈梵顯上人序其意
毫髮無差矣今慶甫以五十詩投示老村以求評点其
所請者雖非文辞毫矣之後如難為何它日有暇則
可看瀆溪序敢不載序中一語為令慶甫自看而
點頭也五十清詩抑如金老且應其命評点如右

書傳芳心詩篇末

山名金吾第三子

芳心緜昂者當世戾門貴公子而一時風流美少年也

與來作詩投予見索評點凡絕句一十篇篇玉
振金聲皆是老成似非少作於今年纔十四五而猶如
此寧為孝力之所成歟將為天分之所致歟聊於金
玉篇中強加愚點者數處姑寓管見更俟輿論而
已丁未臘月念五村庵吳彦漫書



A

